明紀
人
毅宗
皇帝
隆武
附錄

崇禎己卯立冬大雷震雨雹中書舍人陳龍正疏請正郊期郊用上辛毋循冬至請定冬日至以冬至日一字顛倒遂使郊天大禮行於閉關不省方之辰千年建議有待乃以御批閣臣會部議奏竟格不行

睦禾野叟錄

明紀編年卷八

毅宗烈皇帝 諱由檢熹宗嫡弟在位十七年

戊辰 崇禎元年春正月禁衣飾僭侈從御史梁天奇言也○命內臣毋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諭戒廷臣交結近侍○二月以侍讀溫體仁直經筵日講○三月以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五月上召對平臺諭輔臣曰票擬之事宜悉心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多會推宜慎責戶部措籌邊餉無術侍郎王嘉禎引罪諭兵部邊事尚書王在晉語未詳爲給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用法宜平允既而輔臣劉鴻訓言吏部調甚速宜久任責實效上曰海內疲於賊徒朕甚憫之夫吏調速則民滋擾任事久則功易成自今藩臬郡邑毋輕改調○御史任贊化上言天下不患有真小人而患有假君子真小人居身穢濁衆所交攻爲禍猶淺假君子陰行不肖彈射莫加爲禍最烈今之假君子楊維垣是也○六月戶部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諭

羣臣有文官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
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
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納賄之魁今俱咎
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而曰
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衡逆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
不下三四千金而欲守令之廉得乎上嘉納之尋擢右僉
都御史○上諭閣臣內操軍士俱魏忠賢招來留居禁中
不測可虞一朝解散又恐激變不如善遣之閣臣錢龍錫
善極口贊揚上宣傳旨內操軍士勞苦特甚着給假一月
歸鄉省覲仍給月糧從優犒賞衆軍歡感○七月上御平
臺召督師袁崇煥問以平胡方略崇煥慨然奏曰所有方
略已具疏中但臣便宜討五年而東夷可平上曰五年
滅敵朕不吝封侯之賞時四輔臣錢龍錫侍立俱奏曰崇
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畧種種可嘉眞奇男子也上悅賜茶
菓餅而退○九月海寇鄭芝龍降於巡撫熊文燦○十

月錦州軍譁袁崇煥上疏請餉上示閣臣閣臣來允嘉周
延儒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前寧遠譁錦州兵亦效之
未知其據上曰奈何延儒曰臣非阻發帑雖予之當蓋求
經久之策上善之○十一月上御煖閣召問溫體仁參錢
謙益枉閣關節之事先是有旨會推枚卜錢謙益名列第
二而溫體仁不與體仁因參謙益受田千秋數千金之賄
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取中之結黨欺君故上召對
詰問體仁與謙益質辨不已上問諸臣周延儒對曰田千
秋關節是真輔臣錢龍錫對曰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上
曰關節既真他爲主考如何說不是他遂命擬旨錢謙益
贓着物議回籍聽勘田千秋下法司再問科臣章允儒辨
體仁以黨宗加諸臣是從來小人害君子榜樣上怒其胡
扯着錦衣衛拿下○上大行皇帝尊諡熹宗悊皇帝○上
聖母孝純淵靜慈肅毗天鍾聖皇后○聖母懿親劉效祖
着封新樂伯○延綏饑土府谷民王嘉胤倡亂饑民附之

○台水盗王二等復合徒衆刼掠蒲州韓城間時承平久弛兵人無固志陝西巡撫胡連宴席而奄惡聞賊枚各縣報者曰此饑民徐自定耳於是有司不敢聞盜偵知之益肆刼冝君縣獄北合嘉胤四帝斧人衆延慶之黄龍山○詔焚燬非刑論曰非法非刑慘毒異常允非盛世所宜有着遵高皇帝欽旨槩從焚燬○十二月大學士韓爌入朝

○己巳二年春正月鄖陽鄖西延綏各報流賊肆掠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置盜不問實釀其禍令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隄防之法有臨事勦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二月陝西兵備劉應選等毛兵入漢中合川兵攻賊定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還漢陰山中者皆自殺○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死外以七等定罪一曰首逆同謀兵部崔呈秀等六人一曰結交近侍都御使劉志選等十九人一曰結交近侍次等吏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一曰逆孽軍犯東卒侯魏志德等

三十五人謟附擁戴軍犯內監等十五人一曰結交近侍
朱等俱配贖顧東謙百二十八人一曰祠頌照不謹例冠
帶閒住大學士黃立極等八十四人○四月詔燬三朝要
典先是翰林侍講倪元璐上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鬨於
清流而三朝要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
可不速燬何也蓋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
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
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
非而奈何逆璫害人則借三案羣小求榮則又借三案而
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猶夫頌德稱功
於義父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創之私編標題要典由此而
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
要典自要典翻即翻覆改亦多事惟有燬之而已上從之
故有是命○倪元璐又論東林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
者大都稟清挂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

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若目曰邪黨則無小朋黨矣○秦晉饑盜起徵發太朝衆臣請捐俸助餉上曰諸臣興利除害則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陝西巡按御史吳甡上言秦寇條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廷宴狃於積弛束手無策則畢而委之邊兵延綏撫臣岳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反委之內地則西安延安諸邑之被盜皆兩撫推諉隱諱實釀之也○六月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圖治然程效過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慕近功者邊事也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者也見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斂之術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催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矣吏以催科爲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頃者嚴贓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貪風不盡息者由於道之未盡善而功利之見不泯也

李自成

○御史曹谷奏申太監王安之冤上憫之者還原官家産仍給與子姪○詔各處媚璫生祠盡行折毁○給還萬燝誕坐贓銀三百兩諭曰萬燝究死堪憐觧到誕生贓銀給還家屬以旌忠直○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十一月清兵南下遣乾清宫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時京師戒嚴外臣子稱任使孰有是命○逮薊遼總督尚書袁崇煥於獄○下兵部尚書王洽於獄○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援譁於涿州大掠良鄉耿如杞逮論死潰兵逃竄走秦晉山谷間爲盗先是元年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開王嘉亂往投焉已而參政洪承疇擊賊破之自成走匿山澤間至是遺兵竄歸遂出與之合旬日間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韓寇山西河南已而官軍擊迎祥斬之群盗遂推自成爲主○十二月以周延儒入閣辦事○清兵北去京師解嚴○庚午三年春正月陜西邊盗王子順苗美

逋逃兵衆至三四千掠綏德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
廣生擊敗之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賊走西川先是萬
曆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為常至是秦旱粟
騰貴軍餉告匱往往譁潰以亡命山谷遂倡饑民為亂時兵
事益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戍壘汰至數十萬乘障兵多
譟而下○給事劉懋請裁定驛站可歲省金錢數十餘萬
上從之給事許國榮御史姜思睿爭之不能得河北游民
向籍食驛糈用日亦益無賴歲不登無所得食所在潰兵煽
之而全陝無寧宇矣○命洪承疇以部御史巡撫延綏○
復故大學士張居正廕○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前
尚寶司原抱奇劾大學士韓爌致仕歸○四月磔
袁崇煥於市以崇煥力主和議擅殺島帥毛文龍以致請
兵深入也○五月賊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廟○六月以溫
體仁入閣辦事○賊降撥不霑總督楊鶴至撫與陝撫劉
廣生遣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

水掠地虎郝小梟俱給牌免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禁火燒其滛掠如故民罹毒益甚○給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即延慶之兵丁土賊常過賊倚土寇為鄉導土寇倚過賊為羽翼其始盜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勦之不克又議撫之葢勦也亦斬獲皆饑民而真賊飽颺以去其撫也非不解散聚衆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御史黃道直上言盜起於饑請發餉銀易米分賑饑民庶收拾人心解散黨附不報○八月王嘉胤句西人入犯洪承疇杜文煥擊敗之佯乞降仍奪路走○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於河曲發西洋砲砲炸兵自亂賊乘之遂陷河曲○辛未四年春正月給事吳執御上言理財加派不得已而用之未有年餘不罷若捐助搜括二者尤難為訓上曰加派原不累貧捐助德之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亦病民至民手不聽○召各省監司於平臺詳問利弊對畢諭以正己率屬愛

養言姓用命者顯擢不則罰隨之各謝退○諭左都御史
閔洪學曰巡按賢對守臣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勅
回道嚴核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又曰御與吏部實心任
事天下不難為也○盗神一元稽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
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命御史吳甡賫金賑陝西
饑荒招撫流盜諭曰郡西累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
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
史前去的該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即或曾入賊黨
若肯歸正即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二月賊圍慶
陽總督楊鶴在邠乾不即援○三月張應昌等解慶陽賊
圍解○四月盜神一魁降於楊鶴鶴責數其罪俱伏誅一
魁者戰騎五千鶴侈其事上言乞賜一二萬金賑濟○省
臣論宣大總督魏雲中陝西總督楊鶴恇怯玩寇上切責
雲中鶴等平盜自贖○上念旱釋工則工部尚書張鳳翔左
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給事杜齊芳都督李如楨

於撫○御史吳甡西行至延長冠聚城下諭以禍福分賑之賊各解散游賊聞之皆由受撫撫賊七千有餘○降盜不沾泥擁衆脇糧賞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監督殺擒洪承疇遣戰始追○五月盜滿天星降於楊鶴鶴選其驍勇置營中散其黨萬二千人即命其魁分戴回籍未數月皆畔去○吳甡御上言今日言餉加派則害民不加派則害兵前年導永之憂秦崇煥以數百萬金錢狼狽失守史應張星王家禎左應選各以一邑固守於嬰城之際由此言之不在創法而在擇人臣妄謂沿邊諸邑宜遴補賢守界以本地錢糧訓練土著此法一行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援於戍卒計無便于此者上以錢糧留本地則國課何從出不聽○六月曹文詔擊斬王嘉胤于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為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舌地草等分為三十六營○七月

村堡之敘

給事孟國祥黃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遠總督三邊都御史楊鶴下刑部獄論戍以主撫被欺也○賊趙四兒六千餘人寇濱山西入沁水縣縣東北有竇莊係故張忠烈銓里居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墻爲堡甚堅至是賊犯竇莊五典銓已死銓子道濬道澤與官京師惟銓妻霍氏拾衆議棄堡避去霍氏語其子道登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死于野乎且我堅守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爲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被殺惟張氏宗族依全焉比兵備表其堡曰夫人城○八月吳執中論周延儒攬權蔽私其鄉人摺報章奏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逆臣摘發無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蒙惟皇上見延儒摘叢細事近于明敏抑知崇備山弘藏其私乎止被責之輯御疏凡三上俱留中○先是陝西巡撫李應朝

首級之誤

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兵部確查一奏是牲報聞曰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蜂起脅從甚衆幾於無民近官軍與劉賊國風潛逃相繼招安蕭天星降於擒秫餘賊遂從而出降者解散回原籍仍復劫掠於是有官賊之譏而又入孫恨於招撫之失事點燈子界五六千在青澗旋撫旋叛慶陽施臨庵劉六等亦嘗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邇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俊猶逆送贐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給之惟謹要挾要資之說有自來矣為令之計集兵合剿殲其渠而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為也○賊獨頭虎王調恣掠副總兵趙大綸在韓城去賊營二百里不敢往戰王入強之出報斬五千級驗之則率婦人首級給事魏呈潤劾大嵐落職○命洪承疇總督三邊張福臻巡撫延綏○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部錢糧初上既罷諸內臣外事悉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之多不

用人之失

摠從使二年淸兵南下京師戒嚴乃寢以內臣視行營自是啣命四出動以上官威居加于有司群相壅從矣○罷工部郎中孫肇興劾監督盔甲廠以希詔寃劾張彝憲上怒落職○十一月時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中允倪元璐上言黃道周旣以謇諤承眷劉宗周又以骯髒授闕天下奈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奮其忠良者上不聽○洪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卽點燈子也起青澗綏德奔突延西間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于陝稍安○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葭州兵備郭景嵩死之○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以考選科道後更核查征輸未完也廷臣疏救上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必先核錢糧不問撫字矣○禮部侍郞羅喻義罷羅喻義直日講以尚書商王布昭聖武章送閣溫體仁裁其半皆喻義所引京營大閱語也喻義執不可體仁曰上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

臣驟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進上命下部議部議堅駁
天當何從諭義多言遂放歸○崇禎五年春正月延綏賊
爲嶌米高闖陷宜君猶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
寧大掠四出山西巡撫羅世錦歸咎於秦謂以鄰爲壑給
事裴君錫晉人也上言請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
晉議剿撫當事者識如此○洪承疇請內帑兩餉銀二十
萬賞勸費并以勸農從之○寧塞逃賊合環慶諸寇屯鎮
原之蒲河欲犯平原走鳳翔漢中陝撫練國事總兵董志
義遣兵各守要害賊遂不敢出既而洪承疇從鄜州間道
至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於西濠合夾擊
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傷墜無算而寧
塞之寇盡矣惟混天猴等尚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寧州
時以西濠之捷爲用兵來第一○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
世上言三秦爲海內上游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而戴子
孫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饑內鮮召呼之餉外乏應手之

後撥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
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山流賊
為饑民至今勢燃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六兵措大餉
為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鶩于東賊馳於西師老財匱揭
竿莫禦天下事尚忍言哉○二月寧塞遁賊復熾○盜夜
入鄖州兵備僉事郭應響死之○三月陝西賊陷華亭知
縣徐兆麒赴任纔七日城陷逮至竟坐棄市○工部右侍
郎高弘圖上言臣部看公署中則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內
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
國體乎臣以為侍郎乃貳尚書非貳內臣也國家大體一壞
容亦真難堪以川堂相質主而公座毋寧已之雖大拂彝憲
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旨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
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上以軍興餉事重慮不
部駁核不聽弘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延居湖
廣流寇自興國入江西崇和吉安等處○六月兵部員外

肇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內劾溫體仁閔洪學上
切責之允誠回奏又極言其私沈演唐世濟等亦恣棄允
誠俸○七月山西賊陷大寧○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
督京營○八月曾文詔擊賊甘泉敗之○九月山西賊破
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陷脩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
武涉輝縣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尚
燝辭賊自贖○十一月海盜劉香老犯福建小埕游擊鄭
芝龍擊走之○十二月南禮主事周鑣上言內臣用易去
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宜有以裁抑之令張彝
憲用而高弘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撫盧維寧見罷
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良
棟以直糾扶同處矣鄭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結投閒矣
王弘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曰輔熊開
元之慷慨無不罷斥尤可歎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
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委褻天言祇循中貴之心將不知

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華允誠疏救之
不聽○以司禮監右少監劉芳譽提督九門○令百官進
馬三品以上各一匹餘合進俱納於御馬監責賣金貿
之本監也否則驗駿驢亦卻之○詔停開納例○癸酉六
年春正月大學士周延儒爲宣府閱視太監王坤所劾曰
上疏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臣不宜
侵輔臣上詔羣臣於平臺譴志道曰選用內臣原非得已
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邪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
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廢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
奏曰臣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之憂臣爲法
受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惟因
內臣在鎮不剋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乃僞也因
詰志道者再周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
上色稍霽曰職掌所係姑名立論何[illegible]紀立命志道退
延儒遂放歸○左良玉攻賊於涉縣西[illegible]斬其渠賊望其旗

僭號磨盤賊尚職誅於河南○二月賊踞林縣山中饑
民相聚而起左良玉敗績於武安河南兵七千先後失亡
殆盡賊益熾○諭吏部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
館員須先歷知推垂為法○五月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
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
茂霖為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紀功
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
前給賞○山西巡撫許鼎臣以流寇肆掠請蠲積逋并豫
免來年賦額不許○六月海寇劉香老犯長樂○七月賊
老彭德復攻閻忠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勦汾陽知縣費甲
德以供應逼迫被杀死○八月陝西賊攻隆德殺知縣
産芳分守固原參政陸夢龍戰於綏德城下死之○九月
張應昌敗賊於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即一盞燈也○十月
論因上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商確温體仁竟無所奏及
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僅七日流賊竟棄市上頗心

惻體仁不爲救人皆究之○十二月延賊首鑽天哨闖
山分據永寧閿前阻山險下臨黃河召貢圖數年不下巡綏
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餉衆七千人抵
延州日潛歸疾走入山賊不虞兵至倉皇潰疾焚其巢
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
一禾次盜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是歲陝西山西大饑○國
盤七年春正月謫給事中許世褫於外以劾太學生溫體
仁吳宗達也○山西提學袁繼咸上言曰鳳凰欲鳴養雛鸞欲
擊令鳴而鉗其舌擊而紲其羽朝廷之求言官何以異此
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無二人議其後大臣所深利忠
臣所深憂臣所爲太息也且皇上樂聞讜言而天下知以
故彈大臣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淪靡不止也上以越職
言事切責之○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撫賞
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南
京兵部尚書呂維祺上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乞勅

准撫楊一鵬意為預備防賊東犯○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鰲獻上太子十二策內請撤監視因求罷上不允因貶鰲獻於外○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提學袁繼咸上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功令諸臣來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塵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猶以為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所為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張彝憲奏辨覲官參謁乃尊朝廷繼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與例也先到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為安專創彝憲即長揖祗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干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視賊所向隨方勦撫先是賊既蔓延秦晉楚豫之郊

流寇無定迹議以爲各鎮撫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
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上允之僉議洪承疇因陝西
三邊所恃未可輕易故有奇瑜之命○三月山陝大饑民
相食發金三萬賑之○免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四
月海盜劉香老犯海豊○五月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奏
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非㝵
追逐有將吏在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奏
上不問○六月江西饑逋負益多觀政進士陸運昌上撫
字八條上可其奏下部議○叙恭宗孫初蔭太監曹化淳世
襲錦衣衛千戶袁禮楊朝進盧志德各百戶以擊盜屢捷
也○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擧天
下委以重也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
迂疎無通論己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負
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
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知引罪今經制粗立

治盜之戒

御盜失策

與餉稍濟諸營亦應知省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
以信朕之初心惟關寧密邇境外高起潛兼兩鎮監內臣
提督如故○八月總督陳奇瑜招撫降賊復叛先是衆賊
爲洪承疇所逼竄漢中川兵扼巴西諸險賊饑無所得食
故乞降於奇瑜凡數萬人奇瑜專事招撫受其降檄諸部
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且檄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
之諸盜本無歸意又未大創徒以飢疲困於地險不得逞
旣度棧道已出險輒不受繩束仍肆殺掠所至戕市賊遂
盡殺監視官五十員攻陷麟游永壽勢不可遏矣○賊先
鋒高傑降於賀人龍○閏八月陳奇瑜至鳳翔府賊益熾
北據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至盩厔寶雞
衆殆二十萬奇瑜始悔其見愚急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
○十月陜西巡撫傅永淳上言漢南降賊陷城破邑所在
騷然皆由奇瑜專主招降謂盜心已革不許道途訊詰故
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勳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十

忠言不入

小人本性

月上斁御經筵遇雪不斁論講官韓日纘姜逢元等毋忌
諱○十一月削總督陳奇瑜職聽勘○侍讀倪元璐上言邊
臣之情歸命監軍無事禀成爲恭寧王推委百出動以號
於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持其後而必
使近者之人試之鋒鏑又使籍口迄用無成哉始陛下曰
行之有續即撤令行之無續益宜鍥而聽○禮部右侍郎
陳子壯嘗謂太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上聖神臣下不
宜異同子壯曰世宗自王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勳戚之獄
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而公之恩遇
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忘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
仁意沮遂成嫌隙○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河
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
○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效先是文燦令守道洪雲蒸
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才張一傑往諭道山招降劉香老
咸兩被執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上曰賊渠受撫有當聽

宗臣例多
不肖

臺翰誠言有登舟往撫之理地偏長寇尚稱未知督臣節
制何事故令戴罪○[illegible][illegible]八年春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
王盛劾溫體仁賣奸誤國請死○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
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上切責之○上以祖訓凡郡王子
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
以職遷除鄉常例侍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
之門隳藩規溷銓政上以其間親下於理明年四月始得
釋已而宗秩遂官多不法公私苦之○賊陷鳳陽鳳陽無
城郭賊突至留守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樓殿為
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墻罪宗百
餘人留守朱國相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
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張
蓋鼓吹杖容暄於堂下死之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死官四
十一人俱被害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於槊焚
公私邸舍二萬餘間賊渠列幟自標古元真龍皇帝恣掠

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
兵亦至賊犇廬州○二月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疏奏
鳳陽之變是日上當御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
廟命百官修省○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幷吳振纓
下獄一鵬論死棄市振纓遣戍○侍讀倪元璐上言盜賊
之禍震及祖陵國家大辱極矣陛下下罪己之詔非徒空
言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
以前一應逋負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無
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帑而追數十年之逋斜章一
上蔓延不休彭賠而旁及隣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寃號四
徹誰實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
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盡爲戰場陛
下來安得執空版而問諸兵發之區哉上是之○三月補
給事中劉含輝上言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蘄
黃大盜肥天王擁衆二百餘人村不擒之身長八尺自言

八月前大學士劉鴻訓卒回家六年卒諡文程

罪己詔

天亡我非我罪也○給事中常自裕上言皇上赫然震怒
調兵七萬其實不過五萬且分之各處來是遇賊鳳陽焚
劫四日而馬爌至歸德圖觧三日而鄧玘來潁亳安廬之
賊潑旆而北走世威等信尚杳然賀人龍等各處游掠所
謂賊流而寇撫也惟皇上嚴飭之以申軍法○四月予故
遼東總兵寧遠伯李成梁祭塟○福建游擊鄭芝龍合粵
兵擊劉香老於田尾遠洋香老脇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
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蹙
自焚溺死康永祖夏之才張一傑脫歸○七月以文震孟
入閣辦事講筵秋稱旨故有此特簡○八月上諭致治安
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知府
一人以論科等官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各舉
州縣官一人以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議處吏畢連生○
十月上避殿撤樂下罪己之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
期倚佣非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

文震孟
何吾騶罷

胥賈訟而征調未已閭閻凋弊而加以難停中夜思惟一念
勝娓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桐民怨責實在朕今
調勍兵留新餉以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
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
其飲水食糲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被堅冒險朕不忍獨
衣文繡擇茲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之事
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
日為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淬勵用迴天心以救民命○十
一月太學士何吾騶文震孟罷初吾騶震孟疑以工科給
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
陞遂疏糾譽卿震孟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
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又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
逮庶吉士鄭鄤鄤繼母太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鄤薄於宗達
宗達因揭其杖母烝妾體仁入告下獄○太監高起潛帝
陰錦衣衛中所正百戶世襲○十二月城鳳陽○吏部尚

今日第文

書謝陞奏起廢一百共人不果用○賊闖王陷光州賊
舁大礮二十座攻城燃二礮城拉然崩頹城中頃刻火作
賊乘勢入宮吏士民屠戮無遺○[illegible]九年春正月以劉
宗周為工部右侍郎○特簡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啓新為
吏部給事中先是啓新伏闕獻疏疏稱朝廷有三大病根
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據其文章孝悌與堯舜同轍仁義
與孔孟爭衡及考政事則慾直貪任其酷前所言皆紙
上空談蓋其幼學文時父師所教則皆謂讀可致富致貴
故進步止知榮身榮親誰更思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哉臣
所以廢貢生之哭者山也以資格取人一病根也考國初
典史馮堅任僉都御史士彭友信任布政秀才曾太授尚書
何嘗以資格限之至嘉靖時猶三途並用獨今惟尚文之
一途即一道且分界地貢士官止於貢舉人官止於舉貢
者明知前道無路取如是亦取如是毋寧多取舉者明知
歷任有限清如是亦貪如是毋寧貪永若進士則又知天

下之爵罰皆出其路凡之物天下之士皆其朋比中入埻成一
氣打成一片橫行莫之間放誕莫之稽收憑其取與遂其
求又安得官不貪吏不汚耶偶有一淸廉自愛者則共道
其矯共𢿘其異不法之不已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者此
也以推知行取科道又一病根也知縣者民之父母入仕
之初尚畏簡書自應謹飭令一遴知推便不思愛養民政
無藉貪酷相濟皆以然者良由行取爲科道也彼當任時
先以科道自居謂異日能擧劾人能禁辱人及至守巡司
府覺以科相待謂後異日可顯我可作我結交可爲騰薦
投契可爲與援畏敬之不暇又何敢侮其意制其行禮讓
虐民剝民顚倒民凌轢民無不肆其所欲可憐此輩蚩蚩之
氓叩閽無路赴訴無門欲不爲盜得乎臣之所以效賈誼
之痛哭者此也國家受此三大病痛由是章句無用當習
日盛惟剝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遂局擧世盡醉夢於其
中而不醒矣嘗見靑衿子朝不謀夕一叨鄕薦便舞竊擧

人及登甲科便鍾鳴鼎食肥馬輕裘非數百萬則數千萬
試思之胡為乎來哉嗟嗟古云財不在下則在上使其在
下也今日輸賦稅明日輸加派猶有入之之日即使在上
今日發内帑明日發二京庫猶有出之之時今何不幸而盡
棄於中之縉紳乎則何日而得其出而流通於世乎不獨
不出也彼且身無賦產無徭田無糧物無稅目託護奸民
之賦徭糧稅其入之正未艾也即或有時而出非買第科
則買地方買遷陞而出之無不萬千天下百姓之財豈堪
此半上好下甚月趨日熾令天下危甚若病根不除則盜
賊必不能息勢不以皇上之天下斷送於章句腐儒之手
不止也臣所以席藁跪伏於大明門外引領待死上陳治
病之藥言有四一當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當速舉孝廉
以崇實行一當速罷知推行取 道以除積年橫恣之陋
習一當速蠲災傷錢糧以蘇累歲無告之顛連由此真才
自出國俗還淳而世臻上理矣灑灑五千餘言皆切時弊六

上嘉異之詩特眷是命啓新旣拜命惟敵東羸馬以從事
◎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景强無過闖王彼多
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即日報斬獲不過別
營小隊耳於闖大勢曾無損也督理兩臣宜令專圖闖王
而餘賊自破竹矣◎二月鄖襄賊犯竹山竹山自七年為
賊居陷至八年知縣黃應鵬僅搜草舍爨椽至是賊復至
應鵬棄城去賊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盡為賊食食盡抹火
縣治而去為空城矣◎唐王聿鍵奏南陽荐饑有母烹其
女者◎三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皇上即位之初銳
意太平而施為次第之間未得其要屬意邊疆而賊臣以
五年為期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朝廷始有
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是廠衛司譏防而告密之風熾詔
獄及鄉士而堂廉之情違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日轉
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甚至督撫之法輕重
徵輸官愈貪民愈困而賊愈遒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

請富民財

錢士升罷

分法愈廢而盜愈多矣君臣相與至難也得一文震孟洪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以過戇下獄矣市井雜流乃得操其說說從間擲隙以希進用而閒事附可問哉乞皇上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用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毋一念輕言改作以寬大養人心以拊循結人心而且還內庭以掃除之役正儒師以兵律之罪慎宗賢以改秩之授特頒尺一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俾赦其無罪而流亡者專責撫鎭陣師險隘堅壁淸野聽其解而自歸誅梟之外不殺一人與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啓新一言投契立置淸華此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其名器可惜何疏入不報 ○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是國請搜括巨室助餉太學生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倖進寔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爲搢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

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於聖人之前乎夫無恒產
一至若此且所惡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貧
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
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議一
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夫亂自此始矣已
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旨切責士升以密勿
大臣即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庸汲汲時福建右衛經歷吳
化疏詆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之
○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乎輔臣
以執爭去也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為要譽耶人臣而
沽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義鼓天下使其臣為尸
祿保寵者為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明知
一切苟且之政樹心愧悵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
代天下請命耳而竟忠以去爾日與皇上處者惟此刻
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可言哉○

上召見廷臣於美武殿上怒詹甫選詰之聲色俱厲甫選
從容奏對不爲詘上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即捐助一事亦
苟且也反復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
可爲耶不聽臣亦可留爲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
臣申救良久命錦衣繫直廬下都御史論罪○國子監祭酒
倪元璐上言臣見黃安縣學生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
不勝驚異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宣幽燭隱而宵人干進薄
孔孟爲秕糠網簪纓爲桃李吳鯤化部民也參及撫按鄒
華下士也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伸眉豈可
得乎上是之○大學士溫體仁等各自俸市馬從閔寧太
監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歲工
又助馬價亦何報稱於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於此
毋乃浩浩有市心乎雖皇上罷得已之後停不急之務節
省愛養不徒爲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爲言乎
不聽宗周尋報罷○命鄉會試二三場兼試經書算放榜

崔者錄四
崔者守道

後習騎射○四川重慶府豊縣童生瞿昌進獻白兔上嬉
其獻瑞婁奏驅逐回籍○五月下詔大赦山陜脇從羣盜
令地方官多方安插以消反側違者重治之○遠滋陽縣
知縣成德下錦衣衛獄德性剛激出文震孟之門震孟罷
連章攻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毋張氏伺體仁輿出遮道
詬之後移獄刑部戍延綏○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
同法司錄囚○七月清兵至居庸分遣內臣李國輔等各
守關隘○以張元佐為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司禮監太
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國徵即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
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都城戒嚴
斗米三百錢上憂之召廷臣於平臺問方略戶部尚書侯
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
大啓請到營議守為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
京民細弱上論莫若勸助為便○陜西巡撫孫傳庭擊賊
於盩厔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

磔於市○國子監祭酒倪元璐罷誠意伯劉孔昭參其以
妾冒妻封也冒占冠帶閑住○八月召達於平臺初御
史金光宸參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禎貪叙內臣功爲借
援又請罷內臣督兵上勿善也是日怒詰之曰仇維禎古
全通州爾即借題沽名欲重治之適大雷雨議請○九月
都城戒嚴命督理盧象乾總督各鎮兵入援時象昇方追
賊至鄖西聞警以師入衛因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請兵從建昌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過歸路總監
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報師已盡行一日
起潛始進石門山斬三級○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
周上言往者袁崇煥誤國冀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
起而脩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
重典自此小人進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今日之
禍實已釀成之也且張鳳翼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
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於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

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何以服賊
如杞之死豈昔之蓋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
隱與臣於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
臣下多以告訐逞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
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
屑苛求以示察竊其用心無經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
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
十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禁責
武興善器飾之僭○起守制楊嗣昌爲兵部尚書○命採
平陽鳳翔諸礦以備國用○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以各
進馬也○敘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蔭指揮僉
事各世襲○吏部尚書謝陞罷先是上命吏部措奏數年
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不備詳上切責之曰爾部職專用人
推擧不效乃反諉綱目太察使巡按來手匯平時陞轉巡
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示激勸外官甲榜崇獎勝乙榜如

或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哉謝陞罷職○十一月下
左都御史唐世濟於獄以薦霍維華也中上以維華逆案
世濟蒙蔽也○丁丑十年春正月常熟縣民張漢儒訐奏
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瞿式耜謂二臣喜怒操人才
進退之權賄賂握江南生死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
與販通番無不爲之事甚至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止國
門生故舊承要津鳴寃無地宦豪奴滿於道路咸怨
何從奏上溫體仁擬旨逮錢謙益瞿式耜下刑部獄先是
奸民陳履謙爭産求二官關說不允懷恨遂唆從儒訐奏
既奏旨提問履謙等得志遂揑造欵曹和溫崖詞多爲嚇
詐欵曹者謂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
門宜欵之和溫者謂溫與謙益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訪知
之憤甚其奸聖是刑部尚書鄭三俊審出真情履謙漢儒
漢儒等各枷一百棍立枷三月死謙益等釋歸○賊老回
回闖塌天等各數十股分擾江北應天巡撫張國維駐

京口巡江營火夜燭發千里儀真六合人民俱倚擔而立
○左良玉大破賊於舒城六安連戰三捷既而賊潛竄天
山中張國維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既立功驕蹇不奉
調發縱兵焚掠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
廷臣劾之革良玉職殺賊自贖○遣廷臣趨各省捕賊○清
人陷朝鮮○三月太倉州監生陸文聲陳風俗之弊歸罪於
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
命南直提學倪元珙查究元珙回奏極言文聲之妄辭連吳
精進之學復社爲最著大部議心質行講藝談經互相琢磨
文人必先五品必賢良無弊剿名教大部陸文聲有憾於婁東
故借復社爲名耳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四月諭
百官求直言給事中李如璨上言國家祖制千古稱善自
軍不用而助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
困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兵
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括克屢聞占冒不減可謂

參政事李魏呈濶啓甫遂李化龍翟宗周皆以一鳴輒斥
今下蠲詔求直言僞赦其前愆以之左右是互言下求而
自至也若其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乃顧結黨徇私又何
怪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於獄以左諭德黄道
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而遠言者輒斥請刑獄而下獄
若旋閣大臣雖請强曾何益理亂之數上不懌切責之○
新安衛千戶楊光先疏參陳啓新并及温體仁舁櫬自隨
謂啓新荷皇上獨斷拔不能濟之中置之言路之首宜殺
皇上爲言闘周啓新爲等說乃鄙夫既得患失心生稱董剖
害曰郎言違正世俗所謂說真方賣假藥之小人也按啓
新原疏所指請六病根今當首申前議以経斯民何必再
以秦絕無一字談及何嘗日在局外則自謂傷視最請一
入局中頓鶻突也臣今所言濱屯贖鍰皆啓新未結之局
曾啓新分內之事如啓新不知整源是爲不知知而不言
是爲不忠爲人臣不忠非當死不智而以浮詞誑呈上騙

羨宮事當死啓新本去倉州軍士壽光謄引書辭謂啓新
臣千餘言不出破倩面二字而原注山西布政樊良樞是
其刑司服役之故主則特疏引薦情面乎不情面乎景可
駭者書辭被殺何閔國體重輕有與諫垣名節乃以中明
當罰爲胡爾儀等請衈非貸其一千四百之賄何雷令朋
爾儀見花閔臣徇門供役而啓新謂之已死是與指鹿爲
馬何異啓新非予容於死矣至若首輔溫體仁則與啓新
不同治國平天下是其責持危扶顛是其餘休休有容是
其量體仁柄國以來邊驕兩謀都城流賊各省迭萌平治
之績安在國危於上而不聞誰以安民怨於下而不思所
以恤扶持之責安在忠告之言不受匪朏之說不忘休休
之量安在三者無一誠殆哉一箇臣也惟有引罪去辟
幾不誤人國乃悠悠忽忽一刻不興一害不除醜蔭憂護
若不斷送盡天下蒼生不已也上責其瀆擾陳啓新辯
奮奇貴蕃軍國大事覺無一十陳奏者降二級照舊供職

○工部主事宋國壽疏參陳啓新何物乙麽巧佞欺祖蔑
聖坑儒乱世之言遂騙六垣之長啓新久爲漕運刑司書
手剽狡蝸營之醜舞文弄智之奸謂武舉也矮矮屑夫無
赳赳武夫之壯氣謂文士也錄寫掾役可号譎譎之吉人
以不文不武之書手而大言無忌才品何在治行何在鄉
評公議又何在竟儼然垣長也前奉明旨啓新自破格詩
用後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啓新着降二級大武皇言已
窺破啓新之假騙矣有旨責其踵襲陳奏中楊光先屢疏
參陳啓新上怒其恣臆亂政逮杖戍遼東○四月撫寧侯
朱國弼劾温體仁私老都御史唐世濟又劾體仁受霍維
華賂令唐世濟薦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
邊○總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關内道楊蔭國俱
恥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蔑蔭
國降景耀二級以護監司皆莫敢争○閏四月天旱久祈
不雨聖諭責臣罪己曰帝德好生降罰必有所致又祈不

德乃朕躬之悃誠未足上達朝廷之德澤未能下詁如張
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圖貿易
備錢糧先此尖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
私徵繞議繕脩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遞詭名
擡轎或差派則貴富疎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
則敲扑任意囊橐既富則解綱僉工撫按之薦劾失真要
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横於京畿鄉宦
藏棄防維肆侯浚於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
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倚靠生端而句引嗟此小民
誰能安枕似此種種是干天和積過良深所以挽迴不易
都着洗滌肺肝共竭悃誠仰祇天意○群盜盤據江北迮
議大發兵計臣苦於無餉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曰量改
為均輸以濟軍食曰加賦二萬兩下詔曰暫累吾民一年
除山腹心大患○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
行人護歸劾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

覿憤匪臣苞苴無狀體仁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
終信之至是原私黨排異己與羣朝爲仇攻者無虛日故免
歸○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
軍務時以寇患故剏設○工部員外郎方士亮上言皇上親
擒魏忠賢兩手刃之豈溺情閹豎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
一可用而借才及之況人臣苟知藜藿何論內外內臣既
徼恩寵與孰不欲棄捐頂踵以酬我皇上者不必鰓鰓過
計也給事中何楷駁其疏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上手敕
降三級調外○八月以薛國觀入閣辦事○十月定東宮
官屬先是黃道周自陳七不如謂品行不如劉宗周至性
不如倪元璐深湛遠慮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不如詹爾
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儒補心醇行不如李如樂傅
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鄤有旨責其顛倒是非甚
至茂倫於母名教罪人猶曰不孝是何肺腸者面將詰來
於是宗周復疏辨謂臣與鄭鄤同爲庶常鄤文震孟疏論

魏忠賢鄭鄤抗疏任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為法臣心愧之也每執筆不能明白輙思鄭鄤以為不如負不如也蓋以此自砭亦以此分規非為累臣地也上念道周起廢不久有旨不究至是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交讓道周閣臣以道周有不如鄭鄤語謂其意是偏寰之給事中馮元飈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帝不聽○十一月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勦賊之期合各撫鎭分任斷截要害地方提督合勦從之

○以傅冠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明紀編年卷八終

明紀編年卷九

毅宗烈皇帝

戊寅十一年春正月近畿任丘清苑等州縣各有司多不

從上內謗知逮入責撫按不先劾爲嗛職近畿如此遠地

可知命部院申飭○裁前京兆尹八十九員○左良玉陳

洪範大破賊於鄭西○十二月河南巡按張任學改都督僉

事總兵官鎮守河南先是任學覩得巡撫巳欲薦用陽知

縣張放曰撫議諸鎮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

又承茲命意大沮悔○上御經筵畢召諸臣問保舉考選

孰爲得人必詹黄道周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迺

東人才遠不及古況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又曰立朝之

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按形勢隨

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

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

求剿寇之用矣庶子黄景昉請宥鄭三俊上曰三俊蒙徇

雖清何濟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
上因釋之三俊為司寇敝衣一窗爨烟不給以擬獄輕得
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還○城盧謂名洪極城入監督役掠
涂至人受工民力為進○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上言臣往
清澗知縣與兵清賊親見者素盜賊之羽勢在流失勢
在山長技在谷窮計在合并時在秋夏失時在冬春昔大
賊王嘉胤破河南據其城曹文詔奪門所戮而嘉胤殲李
老柴破中都據其城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
破寧塞據其城左光先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
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故速死也○
大星老回回蒿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踪跡奔逸此皆
流而不居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竄部自奈至汝雒以
至江北無處不被賊害賊真者數十百萬言殺以被其
黨羽脅裹者哉兵故見兒多也前總督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
棧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故改為督撫故古人以

八日而弭賊難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頻擾盡在場圃
足爲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
尤易故時有利不利也今欲破賊在亂其所長而使之
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其藏以攻之分爲兩軍一追一駐
賊當之必破矣敵黨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
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畢平彙叙縱一股即論罰不許
報級塞責如此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上御
左順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計曾就義對曰百姓之困皆
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郎稍從加派以濟軍興未爲不
可上拔第一未幾即有勤餉練餉之加○四月己酉丑刻
熒惑去六月僅七八寸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尚書楊
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觀其勢昔
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邪款五原塞
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白王后馬氏德冠後宮明帝圖畫功
臣於雲臺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

來降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處北漢
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在尾內則陰宮外
則陰國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災而不害者給事中何楷糾之
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禮語則罰見熒惑誠殺循刑其
與古禮議欲右禮其如倚刑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
其言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首欲借以
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
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
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愚不知其所指矣嗣昌復疏
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罔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戶部主
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守而非變給事中解學尹紳其
論狀實考嗣昌所引年月俱謬○薊遼總督洪承疇尚書爵仍
以侍郎總督左光先曾應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贖○六月
以楊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七月楊嗣昌母服纔五月有
旨嗣昌大禮大慶照舊辦事傳頒詔諸天典不朝與講召見如常服

随班給事中同楷劾鄒嗣昌忌嫉上切責之兄昆吏部會推
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并及在籍守制者蓋嗣昌
爲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
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卽乏人豈無一定策兹謀者而必
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呼懌召羣臣於平臺上問
黃道周曰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
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天人
止是義利臣心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爲上曰爾
何推陳新甲何不自薦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
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
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非私也上曰清
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
謂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强說
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奏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
父母臣嘗再疏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臣實企仰之今謂

不如鄭鄤臣始歎息絶望鄤叔許行同黨攬道周又不如
鄤何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責其朋比道
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爲比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
聞人雖行僻而堅言僞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
卯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不盡言則臣負陛下今日殺
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耳叱去道周叩
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
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諂而諛者爲忠乎忠佞不
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詞旨亢傷從容之上曰嚴
旨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閣臣諭以毋黨同伐異宜共修職
業翰林院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給事中何楷試御史
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楊嗣昌伊讒調有差○八月總督
洪承疇報陝西賊勦降略盡○十月京師戒嚴召孫傳庭
於陝西洪承疇於三邊於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
先後出潼關入援賊會操闖之衆爲[illegible]

陽淺港剋流而淡突入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
乞撫維政言於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會操九營皆就撫
曹操名羅汝才汝才既撫屯羣賊於房竹保障六邑自言
不願受官食餉願為百姓耕田山中文燦一切羈縻撫汝
才解散脇從簡留壯勇從征立功汝才乃聽因與鄖均諸邑
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遂通
為聲援撫治鄖陽戴東旻奏曰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
願為百姓耕田山日前盗鈴之說耶張獻忠入據穀城變
撤不前其要挾有不可言者然發省史惡墜衆二三百里
四面合圍實有釜底游魚之勢以理臣現在兵馬無令督
臣發秦兵由淮安馳赴協同掃蕩實萬全之策也○十一月
括嚴銅鑄錢○庚辰十三年春正月叙緝奸功東廠太監王
之心賞化淳蔭錦衣衛百戶○二月御史王聚奎劾刑科
右給事陳啓新緘默溺職上切責之都御史李先春議當
奪俸上不懌謫聚奎并罷先春先春為編修楊增志薦也

遂追責增志增志亦引罪○三月右[illegible]王大敗河南賊吾
內卿上聞其故兵部掠責之召參議鄭三陽發千臺問練
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
兵不虛冒餉自足用選數兵即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
餉何益上問措餉對曰諸臣條例盡之矣在得人得人則
剝歸公家否則在私室又曰臣見州縣多破殘亟下寬大
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僉都御史○四月撫治鄖陽戴
東旻免以王鰲永代之○諭釋輕繫時上頗崇內庭建設齋
醮給事中張採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在德
初年遣太監驅馳西域可為鑒戒不聽○京城浚濠廣五丈
深二丈給事中夏尚絅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忌
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德滄濟其為廣川巨浸何慨而揚
鐵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況兵奇鄭此
百萬於水濱孰若用之於嚴疆使敵騎不得闌入哉不聽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山西按察副使

魏士章請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以充餉從之〇六月禮部尚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以括絕田充餉〇張獻忠復叛於穀城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既而二賊合於房縣左良玉追及之大敗而失其符印事聞革熊文燦職降左良玉職戴罪殺賊初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冀左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僨嗣昌内不自安因請督師南征上甚慰勞之〇安慶巡撫史可法以憂歸〇考選科道左懋第等給事中詹時雨等試御史吳昌時等并各部主事昌時首擬吏部疏上上自手定意後示不測昌時得禮部主事請入辭國觀所為恨之〇七月以司禮監太監張榮提督九門〇戒午門端門諸内臣延接朝士戒中外官饋遺請託〇八月故庶吉士鄭鄤磔於市先是吳宗達擬後中書舍人許曦奏鄤不孝瀆倫又與温體仁疏合命逮下獄刑部尚書甄淑問奏稱據原參謂鄭鄤假箕仙幻術盟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剃又假箕仙批詞迫其父以杖母[illegible]

未嘗庭指鄭之杖畀也又稱鄭有才名語近回護上怒責

其徇私着吏部議處法司再定鄭罪與辟上命加等故謫

於市鄭初遷庶吉士有直諫聲夫震孟黄道周皆與之遊

當事欲借鄭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年而鄭居鄉多不法

遼羅條綱 ○ 命大學士楊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尚方

劒并督師輔臣銀印給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緞各

五百 ○ 九月楊嗣昌陛辭上宴於平臺後殿手觴嗣昌三

爵賜詩命會兵十萬給本折色銀二萬兩出師之隆莫或比

說此 ○ 免各九縣民租有差時中外交訌言上念窮民罹災已

卯庚辰之間蠲貸屢下而有司勸法侵蠹如故 ○ 十月彗

星見諭修刑楊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中逮文燦入京

論死棄西市拜左良玉為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

昌謂可倚以辦賊無請於上故有是命 ○ 遼將萬得功川將

杜先春屢戰却賊賊每避其軍 ○ 賊多購黄人為間或髻

藥囊者曰蔡爲醫卜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緇流黄冠或

戚美債慨
行偶欽

爲乞丐歲饑分布江皖諸境覓處覓時時突出焚掠招侍
遍年流毒四境○十一月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饑○庚辰十三年春
閏正月紀錄卓異諸臣蘇州知府陳洪謐多逋賦不預尋
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亦以逋賦奪官○命巡城御史煑粥
賑饑發帑金八千賑真定之發帑金六千賑山東○楊嗣昌奏
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監紀從之○二月給楊嗣昌
萬金蟒斗牛文賜海騮馬一廐騮馬一金鞍二嗣昌駐
襄陽諭兵會勦以陝西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
令會試進士先廷對日習射○風霾亢旱詔求直言○三月
賑京畿貧民各錢二百○給事中左懋第上言去歲蒙見下
詔停刑而諸郎消何今日之不應也夫停刑之詔特其具
耳今之齋醮猶其文也臣知皇上先以貞心繼以實政此時
得無實尚未舉而天下之信乎臣敢以實進練餉之流弊
蓋章實令矣汰而餉猶未免恐貪者藉飽其私惟陛下

道周字幼玄號石齋漳浦人

詔寬如流之意使天下明知之乎於刑獄之輕重豈一一得其當停刑可以消彗豈明刑不足以反風雷已而分遣鐵騎二萬金是日雨○楊嗣昌次荊門立大戰營以新募漢南兵并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驍兵為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奏撤各鎮內監還京○策貢士於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上召貢士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娓娓數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至是遂拔第一○閏月命為進大典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吏部奏選不列舉貢特命貢士并歲貢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府推官知縣不爲例○令朝臣撫按各舉將才○黃道周以劾嗣昌忤旨謫布政司斷事巡撫江西僉都御史解學龍薦之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入理遂杖論戍戶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并杖削籍監生涂仲吉上言訟道周

通籍二十載未居境廬猶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辨言
嘗過顏而志實忠純今出而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言道
尉惜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
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
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哉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
著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劾通政使施邦曜過
抑言路上怒下獄杖之論戍○四月罷鄖撫王鰲永以衰然
永代之○五月召廷臣於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
使徐石麒對以守邊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
省官用賢上是之○羅汝才過六星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
吉撫夔門已而賊陷大昌犯夔州石柱女帥秦良玉發兵擊
夔州萬元吉與之合○副將軍賀人龍前將陝兵號驍勇善戰
而多淫掠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川撫邵捷春爲請於
朝臣初嗣昌以左良玉兵強足破賊表佩平賊將軍印良玉遂
止矣未待郎制嗣昌乃密疏於朝請以人龍易之後予果人龍

始哉○黃州貢士吳卿上言流賊奸宄出沒尤善偵是嘗日馳二三百里酣酒耽色渴睡不醒若將勇敢嘯枝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侵民竊鄉男婦匿林迷難割首假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遽奏其功此弊遑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引援得入閣上頗向用之至是嚴諭失旨議處致仕○上嘗語國觀朝士貪賄國觀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黷貨時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尋偵其陰事以至於敗國觀既削籍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跡并及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俱下鎮撫司訊又下都御史葉有聲於獄亦通以賄國觀也時務遑頗衆○七月發帑金二六萬賑順天保定○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饑民○九月免汝州十年前逋租○諭災荒停刑又恐人心肆玩其事関封疆及錢糧贓私者不限刑部五日具獄○命有司察難民瘞葬骸御史魏景琦論囚西市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明瑾等十五人已論

疑內臣王坤請御史馳究曰釋下一人曉臣景琦冏奏被責
下錦衣衛獄蓋上以因或有究吉停請景琦倉卒不
辨也○加福建參將鄭芝龍署總兵芝龍侍劉香老海氛
頗息因以海利交通朝貴寖以大盛○冬十月出帑既金萬兩
市舊綿衣一萬給京師窮民○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
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餘遞減下部議
賊寇橫流四境騷時有剿撫屢報招降黨未經鋒散而
飢民復相煽聚勢益熾可撲滅○崇禎十四年春正月
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袁愷誣劾出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
上不聽○李自成陷河南福王遇害○山東土賊李廷實李
鼎鉉陷高唐州一時嘯聚響應所在皆賊東平州胥吏倡乱
迎賊入城巡撫王國賓檄劉澤清擊破之復其城○河南土
賊艾一佚二佚四聚衆數千人封兵知縣擊破之○二月河
南土賊民磨子一斗穀諸盜盡歸於李自成合攻開封○東
聚盜熾徐德數千縱橫又旱荒入饑民父子相食

借助 延

人斷絶○張獻忠陷襄陽襄王遇害○二月革山東巡撫王國寳職命楊嗣昌督兵勦曹濮賊○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自縊于軍嗣昌以連失二郡襄二親藩度不免遂自盡○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出不久以病歸惟延儒受事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大監等數十間得復相至是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儒德之○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八月故大學士薛國觀賜死籍其家國觀性偏刻用溫體仁薦自僉憲驟登政府欲結於上會上憂用匱國觀以借助曰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内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徵以李武清爲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因皇五子病衆倡爲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夭折且盡上大悔懼國觀又忤大監王化民遂敗○誅中書舍人王陞彦籍其家初國觀以王陞彦通賂免官命伺其邸則王陞彦至執之下獄陞彦爲吳昌時賜臨刑呼

曰此勇氏所作哉上若有言即累名聲矣時國亂事發於東徽
欽云昌時王啓其機然○上幸太學以重修告成也先謁而禮
太監于德化奉命率群臣習儀時比之唐魯朝見講經元孝
翔亭譯真界○九月設東廠提督京營者稱總督○洪承
疇師師援錦州爲清主戰所敗續走中後所清兵追圍之
○冬十月特設欲仰定民奇謀與勇科諭朝士訪諸微賤穰
賊破格用人之意○十一月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於是
侍漏俱露立無敢入直舍○襄城守將李萬慶沒於賊萬慶
乃降將射塌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闖賊陷襄城殺之詔贈
都督同知蔭一子立祠襄城○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龍遣
戍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允因上言曰道
周之罪前所疏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
慎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也今
以學如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受戮之名在
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

者見諸冥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未始不相與也今日
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
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
臣已論定之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從之○諭停內操○
勅內臣毋干外政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臣謹按十五年春
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太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
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惟諸先生
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愧謝○起孫傳庭兵部
侍郎總督陝西兵勦寇○山東盜一斗穀李青山入京青山本
屠人乘機聚衆萬人屢寇兗州給事范淑泰畢昌爵左相俞
起蛟推職論之○罷提督京營內臣御史楊仁願上言臣稽
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臣工不法止於明糾無陰訐也臣待
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誘人作奸挾仇首告
惟恐其不中爲惡又惟恐其不即羅於刑挨之皇上泣罪解網
之仁豈不傷哉伏願究寬東廠東廠寬法則刑法可以漸省臣

更有請臣子獲罪擅送闕下可也若緹騎一出有資者家門破蕩無資者地方斂餽爲害匪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於謀逆亂倫真作奸犯科俱有司存并戒錦衣校尉奉使需攬○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兵荒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五月給事中傅元禎上言臣初拜官例候閤臣謝陛言及兵餉事忽曰皇上自閑總明察察爲務天下偃懷陛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陛籍○洪承疇沒於清○清兵再入內地上特命周延儒以閣部督師斷其歸路務期盡勦無令生還然憚兵勢大畏不敢逼適天氣漸炎清兵大肆刼掠而還延儒偵知之奏捷加封太師賜歸有山人題詩譏之曰虜畏炎歸思催黃金紅務盡馱迴出関一月無消息昨日元戎報捷來既而其臺省交章論列延儒受賄縱敵出口上頷之○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去至是故太常少卿阮大鋮爲營救故得起用○五月華賊陷

無爲州士民拒河寇者無算潁州參將李栩偵知之伏兵東
南二十里左至柵以騎兵迎戰伏兵起繞其後奮擊敗之斬
首千餘○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豫州去年田租○論各省
直隸刑三年○以蔣德璟黃景昉吳甡入閣辦事且諭責吏
部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慎今稱詡詹事房可壯張三
謨宋玫吏與推擧豈大臣之道○召廷臣於中左門賜饌
上青袍太子定王永王緋衣侍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
朕屢諭諸臣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爾終職業不破情面
而語漸枝上推監擧如此況其他乎日宣奏辨上又責吏
科都給事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略臣力爲救解不聽
明日下日宣等六人於理日宣等戍邊可壯等削籍初六
學士陳演薦親廖恭惟一爲試御史及考核託房可壯爲之
地不納張煊參加屬焉遂外調演撼之適上遊西苑從
容奏枚卜大典皆二人主持上怒故有是遣○御史吳履
中上言誤用溫體仁楊嗣昌爲二失又曰時治關而後戎

馬生民生絕而後盜賊起今者敵起於外而政治愈棼寇
起於內而賦斂愈急致無生計得半○六月召還黃道周
仍任少詹事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赦會周延儒承
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儒以微詞解之至是上偶言
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
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詞即如黃道周之為人
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則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即
傳旨復官○侍讀遊擊趙崇新與賊袁時中講撫延於夏邑
為賊所紿被殺時中復佯就撫詔許之藉甲出不備突入
蕭縣執知縣以去○逮劉宗周左都御史○刑科右給事
中陳啓新罷啓新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九月誅兵部尚
書陳新甲以邊疆多失也周延儒為營解曰國法大司馬
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即勿論戮辱我親藩七不甚
於薄城乎不聽○冬十月誅司禮監太監劉元斌元斌監
軍河南羣盜在陝洛元斌留歸德不敢進縱兵大掠殺樵

汲者論功及論辟宗得旨內奏辨上怒并誅大監王裕民○賜貧民米布○十一月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京師首善請立書院以昭聖朝教治之本一貞法守請立焚錮衣刑具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一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詳會乃白司寇司寇議辟乃得收係與刑係等之中不忌禮遇之意三清伏奸凡匿名文書請切一立毁一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用闒彈劾之一飭吏治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為長例矣至於營陞議薦巡方御史尤甚請以風憲受賍之律為回道考察之第一義上是之○召太學士王應熊入覲已而陛見請老許之賜金幣還先是[illegible]近儒知已漸有異議故薦以自代資為援也已而上知其非故賜遣○閏十一月下詔罪己○下禮科給事姜埰於理時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輔臣埰上言誹語騰謗必有奸臣憝惡言官而思中之謂可重其罪不能激

皇上言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瘖默天聽誰爲皇上言之哉上怒益置獄○召廷臣於中左門問用督撫之宜都御史劉宗周對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爲督撫者須先擇廉吏上曰亦須論才又問禦敵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習火器宗周曰唐宋以前並無火器自有火器輙依爲勁誤專在此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爲中國長技命宗周退時姜埰熊開元俱係獄宗周又進請釋之言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廠衛偵是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宗周免冠謝始命退既而姜埰熊開元廷杖劉宗周削籍金光宸降調廷臣疏救不聽○給事中陳讚冀上言兵餉皆緣朝廷無剛正之臣而剝至難進也陛下設廠衛即因廠衛爲介紹托近侍即曰近侍爲接引陛下籌兵措餉不遺餘力而此輩平日所贄輸以得官者皆陛下之兵所籍載而使代者即陛下之餉也必左右大臣袞

憤改圖庶幾挽積習而張國本○癸未十六年春正月左
良玉率衆二十萬避賊東下沿江縱掠時降兵叛將所在
蜂擁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震留守諸軍盡列沿江兩岸
不知為兵為賊皆擊之良玉列狀上兵部自白兵稍戢聲
賊始散○二月闖賊襲殺革里眼左金王并其衆時群賊
俱歸闖賊聽其約束惟革里眼恃其衆不相下闖賊置酒
宴之卒發之席上革里眼名賀一龍○闖賊屯襄陽命羅
汝才攻鄖陽久不下多死汝才所部怨闖賊○改禮部儀
制主事吳昌時為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
通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尚書鄭三俊問鄉人徐
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於上蓋石麒畏昌時深故
譽之而三俊不知○例轉給事中沈士髦等四人御史陳
蓋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文選主事吳昌時特廣其
數意肺腑臺省為驅除地也○免直隸山東殘破州縣十六年
田租○四月闖賊率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卧未起入帳

中斬黃頭汝才一軍皆譁闖賊以六隊兵脇之七日乃定
汝部多散亡汝才近安矣多智而殺初隸高迎祥後合獻
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闖兵良於攻羅兵長于戰相倚爲
用汝才耆聲色每破城邑擇子女之美者後房數百女樂
數部厮至珍食山積酣燕歌舞闖賊每嗾之曰消色之徒
並取山東人玄瑾爲謀主每事取決焉賊并殺瑾○御史
祁彪佳劾吳昌時叅劑弄權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叅
之○五月召巡撫保定右都御史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
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
蒿滿路雞犬無聲曾不見一耕者旦上何以致治乎上
歔欷泣下標又曰天下以邊疆爲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
甚要致備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偽自息上
善之標受事未久而蜀闖召見益閔念飢民欲得其詳迫
○以魏藻德入閣辦事○命勳臣子弟騎射○吏部尚書
鄭三俊自引咎罷以誤薦吳昌時也○大學士周延儒汝

歸○給事中許綱復糸吏部中郎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
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内閣票擬機密無事先知總之延
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也御史蔣拱宸
何綸亦交劾之○闖賊陷袁時中殺之小袁營遂滅○六
月召見桐城諸生蔣臣於中左門臣言鈔法曰經費之條
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銀賣鈔者以九錢七分爲一金民間
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内帑矣給事
中馬嘉植疏爭之○進孫傳庭爲兵部尚書督師七省○七月
召山東兵備雷演祚與山東總督范志完面質於中左門先
是演祚入朝面奏志完在山東淫掠及金銀鞍馬行賄上命
逮執孚昌亦逮至面質上問行賄京師狀演祚辭歷有指上問
演祚曰爾言稱功頌德所爲聯者誰也演祚曰周延儒招權
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爲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
兵巡撫必先通賄名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怒即命逮董廷獻
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饋志完謝無有上斥其妄因問御史吳

復中甬在天津察志完二云何爲平封如非言與許志完〇
史可法爲南京兵部尚書〇詔發帑金四十萬賑富新倉出陳
納新毋得浮重〇賜千金資太醫院療疫自春徂秋死亡累
葢又出金二萬下巡城御史收殯〇誡廷臣私謁內侍果有
事朝房者之〇上自訊吳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出
〇徵周延儒聽勘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
論感動之故其措舉措盡反前事何所排更援寵進之上
亦虛己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
輩故以至於敗〇八月諭入覲官薦舉才〇九月擢山東漕
運副使方岳貢爲左副都御史貢上言四事清言路以收
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於荒殘儲將於部伍上是之
尋進東閣太學士〇孫傳庭擊李自成敗之復寶豐自成走
襄城〇傳庭之師敗績于南陽〇十月上自用銅錫木器屏
金銀命文武諸臣各務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〇自成
陷渭南孫傳庭敗沒遂陷西安陝西巡撫馮師孔等死之師孔

十一月諭臣民助餉立功者錄之○十二月詔吏部文選司
郎中吳昌時○前太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國外
交訌無能為上畫一籌然受主眷深故其罷內監撤一儆諸
璫日夜乘間媒孽上俱不信延儒蓋恐之追褫師行邊上意
稍稔而諸璫盡發其蒙蔽狀上始信之至是吳昌時罪益甚
怒遂不可回矣○甲申十七年春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
乾起主暴兵破城○鳳陽地震○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
號曰順改元永昌劫掠河東絳州一路俱陷○自成檄僞牒
於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投牒者斬之○上憂寇
臨朝而嘆曰卿等能無為朕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
憂如此臣敢不竭力願以家財佐軍出犯甘肅寧夏之兵
逕羌部召募忠勇勦寇立功否者內守中河扼吭遮安使
不得東渡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傚古推輪行之○癸丑夜星
入月中占曰國破君亡○正月李建泰出師上以特牲告廟
廷授節鉞法駕御正陽門設宴作樂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

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上目送之。是日大風揚沙占一云
利行師。建泰肩輿一云發武杆折。識者憂之。○建泰出都。特
家財佐軍。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家已破。進退失措。逗遛畿內
○二月朔。上視朝。忽得偽封啓之。其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
日至順天會同館繳。一時相顧失色。○李自成陷蒲州。及汾
州懷慶不守。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依潞王。○自
成至太原。巡撫蔡懋德遣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砲傷。
牛勇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奪氣。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
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言賄通公府。
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
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
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為
扼腕。○寧武總兵周遇吉知事必不支。寫遺表間道奏京師。八日風沙大
起。賊乘風夜登城。總督衛景瑗中軍盛應時策馬赴敵。死。應時誓
死。先已自殺其妻子。趙布政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員

感死之○李自成至黎城上下罪已詔有下賊前鋒已至大安驛○議京師城守○督輔李建泰兵過東光不戰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真定知府邱茂華叛降賊先是茂華聞警遣家人出城總督徐標執茂華下獄麾下中軍伺標登城書守禦勸標城外殺之出茂華茂華遂檄爲縣旋待寇賊發騎入城收帑籍近京三百里寂然無言者○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進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徙濟寧會有旨各官不可擅出○即潛逃止藻德等不遣○徵天下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左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遷撫南京上驟覺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召吳三桂入衛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

賊主其議○陝西總督余應桂上言賊衆當百萬非天下
全力注之不可請調左良玉吳三桂并高傑唐通周遇吉
黃得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淸牟國寶劉良佐
葛汝芝及副將丘磊惠登相王光恩孔希貴金守亮等會
師眞保之間督輔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承吉其人
者賜以尙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勸之庶幾可爲也○大學
士陳演允休許之先是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
安故求去○寇薄寧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
吉悉力拒守以砲擊傷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衆重可
款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戰勝之一軍
皆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
擊殺賊數千人賊懼設追或謂賊策曰我衆彼寡但傷其
客兵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爲識見戴帽輒擊之遂
出戰不一日可殲矣賊引兵復進脫帽遍戰我兵大敗遇
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闘被流矢見執賊縛於市磔之遂

屠寧武關文舉子讀李自成既殺遇吉歎曰使守將盡周將
軍吾安得至此○寇犯大同兵民皆發降命城守不應總
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糧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
死之文學李若蔡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三
月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允偵寇所向○督師李建
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
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
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給
事中光時亨大拜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
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
羣臣默然上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遂拂
袖起○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封吳三桂平西伯左良
玉寧南伯黃得功靖南伯其餘俱各陞一級○命棄寧遠
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
澤清先期命移鎮彰德因縱掠臨清南奔惟唐通以八千人

入衛守居庸○賊犯保定李建泰以病中軍郭中傑縋城
降賊賊入城建泰被執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
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
自經從姪振孫以武舉效力行間登城射賊城陷衆解戎
衣自匿振孫衣鞠襠大呼曰我金御史姪也賊支解之毓
峒子嬰子婦薛氏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一時盡投
於井侍婢五人亦從下○李自成長驅向宣府宣府叛將
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騶郊
迎二十里巡撫朱之馮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
頭曰願守丞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曹
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辟殺我無恨矣衆又不應之馮不
得已自起燃火兵民競拖其手之馮憤甚乃棄士卒刀自
刎軍民遂迎降於賊○上按籍令勳戚大璫助餉遣太監
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謝無有高泣論再三奎漫詞
以對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不得

已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白王后求助后勉應
以五千金奎匿二千金僅輸三千金太監曹化淳王承祚
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景富上面諭之僅輸萬金諸內官
各大書于門曰此房急賣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周奎
抄現銀五十二萬○兩中大風霾晝晦○賊警益逼言勤
上南遷者上怒曰卿等平日專營門户今日死守夫復何
言○上召對以舉朝無人常謫下迨臣長策惟閉門止出
入餘無一籌○給九門守者人百錢○召前太監曹化淳
守城○南京孝陵夜哭○賊自柳溝抵居庸關總兵唐通
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偽死私適總兵馬岱自殺巽
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逃偽權將軍發
檄至京二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賊陷
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鑅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人
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鑅引刀自刎賊焚十二陵享殿傳檄
至京師先是上知寇警益急從吳麟徵請從寧遠疏飛檄

曉陵南 入濟城[illegible] [illegible] 香跪接 東[illegible]

趣吳三桂入關三桂從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是日始及
謂賊騎已過昌平矣○上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
滋陽知縣黃國琦對稱旨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秘
封入上覽之色變即起入諸臣立俟移刻飭俱退始知昌
平失守也是夜賊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
師內外雉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時登陴守城只羸弱五
六萬人守陴不充又無炊具市飯爲餐餉久闕僅人給百
錢無不解體○賊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齎金錢壇削
飾爲大賈列肆都門更遣奸黨挾貲充衙門掾吏專刺
陰事纖悉必知部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即指示告賊賊
掠之入營賄結厚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上早朝
召對諸臣而泣俛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
尋拭去須臾賊至方報過蘆溝橋俄報攻平則彰義等
門矣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礮蒺藜鹿角皆爲賊有
賊反礮攻城聲震地○諸臣方待班襄城伯李國楨匹

馬馳闕下汗浹沾衣內侍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
即求相見亦不可多得矣上召入團奏守軍不用命鞭一人
起一人復臥如故上團命內臣俱守城諸內臣譁曰諸文
武何爲且言官止內操我甲械俱無奈何亦有曰我輩月
食五斗萬難效死國楨乃請如己巳所派疊與京城凡滿千
人○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日細民痛哭輸金
者或三百金或四百金各授錦衣衛千戶○丙午寇攻城
礮聲不絕流矢雨集賊所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
者懼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緃鳴之猶揮手示賊退
乃發○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
監杜勳侍其下曰呼城上入莫射我杜勳也可縋下一人
以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爲質請公上勳[illegible]杜勳無[illegible]是
何質爲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illegible]皇
上可自爲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亦縋上入見
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

泰晉曰二王爲質耳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乃縋下勳
語守璘王則堯等曰吾輩富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贈司
禮監廕錦衣立祠至是方知其從賊爲逆也○上下詔親
征召駙馬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
私蓄家丁即有之何足當賊乃罷○申刻彰義門啓李自
成率群賊大隊蔟驅入沿途殺掠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
夜剏上亟召閣臣曰又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
亟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
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上不能寢內城陷一閹奔告上
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安在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
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
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
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
酒連沃數觥嘆曰苦我民耳以太子永王定王八分送外戚
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

令各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侍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召公主至年十五嘆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絶復甦上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召王承恩對飲少頃易靴出中南門手持三眼鎗雜內豎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閽人辭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啓天且曙矣上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太監王承恩對縊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已得硃書也不知內侍持硃諭至閣閣

臣已嚴置几上兩班文武并無一人知者先是大內有秘
室鏞鍵甚嚴相傳劉誠意藏祕紀於內非大變勿啓至
是帝啓之得繪圖三軸赤一軸圖像酷肖聖容身穿白
青心右足跣披髮中懸於今日異哉天數也○丁未昧爽
天忽雨微微雪成陷賊騎塞巷投矢令人持歸開門得免
死於是傾門書順民賊徑象房橋群象哀鳴淚下如雨○
太子走詣周奎第奎臥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
舍○初上之出至南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
倉卒不得達宮中既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成
國公第○尚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肩仆地與宮人
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何新曰賊已
將入恐受其辱且至國丈府避之乃負之出既而賊入
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爲
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一二百人○自宮人至承
天門顧盼自得彎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字必

一統射之文中中六字下自成愕然賊黨牛金星起進曰中其下當守分天下自成喜從弓而笑太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先迎德勝門令仍舊任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不得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明日午刻始得先帝凶問於煤山自成令以雙扉舁帝后于東華門側斂以柳棺覆以蓬廠莫敢有往哭者○自成登皇極殿據黼座牛金星僞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于朝○賊黨入宮太監杜之秩等每率黨呈劄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秩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之○賊分宮嬪各三十人牛金星宋獻策亦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眢井賊鉤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紿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見自成自成令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令攜出費氏復紿曰我實天潢胤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因自刎

自成大驚命收葬之○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為
宋王太子不為屈○辛亥改殯先帝后出梓宮二以丹漆
殯先帝黝漆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袞玉諗金靴后袍帶亦
如之○諸臣聞變大學士范景文死之初賊犯都城景文
知事不可為嘆曰身為大臣不能從疆場少捐切伐雖死
奚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歔泣入告聲不能續翼
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經家人鮮之乃賦詩二首潛赴
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經○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
元璐聞變嘆曰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辜乃衣冠向闕北謝
天子南謝毋索酒招二友為別於漢壽亭侯像前題几案
曰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謂家人曰慎勿棺衾以志吾痛
即欲斂必大行殯方收吾屍遂縊死三日后賊突入見顏
色如生驚避去一門殉節共十有三人○左都御史李邦
華聞難歎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得為東宮
導一去路死無憾矣勢不可為矣乃題閣曰堂堂丈夫聖

賢義徒忠孝大節矣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賊
至見其冠帶危坐手前執之始知其死驚避去○副都御史
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詩於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
軀報主恩遂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久
留我乃更飲藥而卒○大理卿淩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
血被面盡焚其平生所著述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
遺書上其父有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愧吾父乃繫
帛奮身絕吭而死○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賊犯都城奉命
守德勝門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負入民舍自
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餘體僕收歸○刑部右侍郎孟
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於門下妻何氏亦死子進士
章明收葬父屍畢囑別其妻王氏曰不忍大人獨死當死
從之王氏曰君死妾亦死章明以頭踵地曰誠美矣然夫
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章明視妻縊取筆大書壁曰
有侮吾夫婦屍者吾必為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扉置上

加緋服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緋自縊囑婢吾死亦置扉
上遂死○左諭德馬世奇早負聞變曰是當死家
人曰太夫人在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
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辭我去耶二妾言志入
盡節吾二人請從盡節拜辭而並入室自縊世奇亦自縊
家人救之復蘇告曰聞聖駕已南幸矣何爲從以討世奇
不應覩二妾已死矣曰若此年遂能死乎乃朝服捧勑北
面再拜焚冠帶於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囑僕曰上如出
葬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復南向拜母端坐引頸自
縊死○左中允劉理順聞變題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
傳文信踐之余何不然酌酒自盡其妻萬氏妾李氏及子
孝廉并婢僕一百八人闔門縊死賊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
吾鄉杞縣劉壯元居鄉厚德奉李將軍令護衛公何遽死
也數百人下拜流涕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
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爲最○太常少卿吳麟徵城

陷時傳天子蒙塵有勸公南歸者不應同官招之降賊怒搤之户外遂自經家人救止之甦而請曰明旦待祝孝廉至可一訣麟徵許之祝淵晨至麟徵酌酒慷慨與別曰山河破碎吾死何面相對泣數行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有失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藉以布席足矣泣坐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于目者又不在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授繯死之淵爲視含殮而去○左庶子周鳳翔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外鳳翔赴哭慟絕歸寓遺書訣父曰男今日幸不辭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矣悲來生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重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死○簡討汪偉聞賊漸近都城遺書友人曰京師單弱非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累日不食妻耿氏從容語曰苟事不測請從君死城陷偉與吳給事甘來

所約同殉難歸與妻呼酒命酌曰夫書前人語于壁曰志
不可屈身不可降矣婦同死節義成雙爲兩繯于梁間偉
以便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縊耿氏復折曰止止雖在顛沛
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按繯正左右序而死○户科給事
中吳甘來賊薄京師兄禮部員外泰來至寓執甘來手泣
曰事勢至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城陷傳聞聖駕
南出甘來曰上明且决必不輕出家人進飲食却之有勸
潛遁者甘來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顧欲苟全求活耶遂作
書以後事屬其兄爲簡几上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
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甘來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
見吾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
在則土木袁彬遼國程濟皆可爲也否則求眞人于白水
起斟鄩子者仍是我雖死猶生也努力勉之遂冠帶北向
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賦絶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死○御
史王章巡城至阜城門賊緣堞而上從入駭走賊持刃問

白眸否章叱之曰不降賊以刃筝其膝仆地遂遇害章子
之哉後亦死難于閩甚烈與章同○御史陳良謨聞變痛
哭作詩爲繯于梁欲自縊妾時氏有娠良謨謂之曰吾年
踰五十無子幸有娠倘生男可知陳氏血食勉之時氏曰
生人死妾詩諾依與其爲賊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絶君
念遂入投繯良謨别作一繯與之同盡○御史陳純德時
提督北直學校行部至易州試士未竟聞都城賊警即戎
裝入都不數日城陷自縊○御史趙譔巡視中城捕賊諜
嚴之城陷賊獲譔譔瞋目大罵賊怒殺于白帽衚衕○太僕寺
丞申佳胤亂聞城陷投井縊○吏部貟外許直城陷傳天子
南遷有勸其邑躍偕行者直唯之既而出門一望曰當此
四面干戈焉將安往比聞帝崩號慟幾絶旁觀慰省輒曰
親老子幼直曰有兄在吾無憂也是夜爲書報其父作詩
六章有所恨未雪生前恨青節空留死後聲之句起拜闕已
復拜父以帛縊死一手持繩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兵部

郎中鄭德輝賊急郎致書同年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等
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君常忠孝凜凛
宜有同心也及帝崩德以鷄酒哭奠梓宮前賊怒露刃脅
視之不爲動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
自縊死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撲殺之然後自殺○兵部
員外金鉉賊陷城急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義在必
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乎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
恩乎竟罷下井是吾死所鉉痛哭辭出往視事丁[illegible]
歸至御河橋聞城陷望寓再拜即投入御河從人拯救鉉
齧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僅首泥淖死之家人報至母章
氏亦投井死妾王氏亦隨死其弟諸生錝哭曰母死我必
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斂其母既塋三日復投
井而死○光祿寺署丞于騰蛟自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
縊死○襄城伯李國楨[illegible]賊舁帝后梓宮于東華門外設
廠百官過者莫敢進視國楨泥首去幘踉蹌奔赴號梓宮

讋大哭賊執國禎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階流血破面賊衆詩之自成以好語誘國禎使降國禎曰有三事爾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賊欲誘其降自以天子禮葬先帝于田貴妃墓推國禎一人執義徒步往葬至陵寢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于帝后寢前自縊死之○新樂侯劉文炳賊破外城文炳歎曰身爲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亡與國同難其女弟適李氏二十而寡文炳召之歸城陷與弟左都督文耀擇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其妹李夫人盡投其中縱火焚賜第火燃與捷火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即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亦投井死○駙馬鞏永固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仗大書于壁曰世受國恩臣不可辱時樂安公主先薨以黃繩縛子女五人于柱身外舉火遂自剄○宣城伯衛時春聞變合家赴井死無一存者○錦衣衛都指揮王國興聞變自縊死○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守

崇文門城隅作絶命詞云死矣即爲今日爭悲哉何必後
人知自縊死○錦衣衛千戶高文采城陷一家十七人俱
自殺屍狼籍于路○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副司馬
使姚成中書舍人宋天顯皆自盡○中書舍人滕之所阮
文貴經歷張應選咸投御河死○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
屈死○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
欲降百戶挽鍾帶經斷鍾不聽百戶自經○儒士張世禧
二子懋賞懋官父子俱自經○順天府學教官五人同縊
明倫堂上○長洲生員許琰聞京師之變悲號設絶盡體
書崇禎聖上四字絶粒七日而死○布衣湯文瓊開變書
其身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見先帝梓宮
過慟哭觸石死○姚既彷據一時諸臣盡節稍不決烈即
被其拘執于賊拷刑搒掠迫勒獻金陳演獻至銀三萬兩金
三千兩珠三斗其銀多寡不同俱不免有獻獻不滿意仍
復受刑受刑不過魏藻德自勒死方岳貢不食死丘瑜自

縊死江渝赤誠執前卽書絕命詞有云百歲春光強未過
厓時力溺愧嗚珂詩書萬卷都無用惟有先賢正氣歌誤
被執後不浪傳從賊與顧違君子惜之庶吉士魏學濂
臨死亦有絕命詞云忠孝千古事于我只家風一死輕鴻
毛臨難須從容有血灑微軀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幷
遜當山公因納同志友迹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
雌雄不能奉龍種再造成奇切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忠
所痛毋垂白七十爲尸饔未葬尺五喪留與子姪付人出
誰百年壽夭死所同我比兄與弟我年獨爲豐高堂無復
悲嗟予不生何儂辭毋卻就父生死猶西東體骨雖不歸則
瘞此詩同墓木有拱時清韻入楸松君子讀之多哀其意
而原其心焉○賊兵充塞街巷恣意淫掠惟淘籍諸臣家
賊戒不敢擾攪○貫城罪囚一時盡放○京城洶洶早有
官民勸進勸進表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
德之句出自才筆一時相傳爲士林之羞○賊既受勸賀

[illegible]

郎命毀太廟神主遷太祖神主於歷代帝王廟中○賊每
坐御座輒目眩頭暈見白衣人髮丈長者前立命鑄永昌
錢字畫不成文又鑄九璽皆不成又命改閣爲天祐殿名改六
部尚書爲政府明朝制度任意紛更識者已知其終于賊
矣○既而吳三桂率兵入關聲勢至重民鼎沸先是三桂軍
衆苦遲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京師陷矣三桂聞變
憤甚顧兵山海走清乞師而後長驅以入賊急脇三桂父
驤作書招桂復賚銀四萬而遣唐通搞之別以賊兵二三萬
守關三桂佯受其金兩出不意盡行斫殺賊將負重傷逃
啟三桂致書絕父曰兒以父應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
夜勵志冀得一當以酬聖眷屬邊警方急寧遠巨鎮爲國
門戶淪陷幾盡兒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即當
撲滅恐往返道路兩失事機故爾暫稽時日不意我國無
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巍萬雉何至一
二日內便已失陷使兒捲甲赴關事已後期可悲可恨側

和僞官是日叩設大行皇帝位於長吳將的僞官聚首劍心於懷先帝靈座血飲化數乎野來

聞聖主晏駕臣民痛哭尋三勝此目裂猶言吾受恩負忠義天誅雖去猶當奮起一擊誓不俱生不剄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媿義乎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媿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亦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自成怒盡戮吳驤家口三十七餘人三桂痛哭誓師令其兵皆薙髮剋期剿賊遂葬大振大敗賊於一片石二十六日賊狼狽還京誅陳演及成國公諸勳戚二十八日悉衆西行輜重無算或曰太子二王挾之俱出二十九日焚宮殿後隊亦盡燬○紀事本末曰賊既得脫西走三桂復率大兵追賊至保定賊還兵而鬪奮擊破之又追破之于定州北奪其婦女二千獲輜重無算招降潰賊萬餘人自成走真定既屢敗憤極復勒精騎擊三桂三桂兵張兩翼以進擊斬其大將三人首萬級自成大敗還真定

盡發兵攻三桂三桂接戰自晨至晡未決三桂分兵疊戰自成漸引卻自成中流矢墜馬掠西騎馳還營即拔營西走度故關入山西三桂以兵逐之及關而止遂還軍京師自成自井陘西行至平陽分兵守山西諸隘益發關中兵西攻漢中陷之復遣兵出潼關攻掠河南又遣降賊驍將馬科至四川略保寧一路三桂追賊入山西時西部復攻臨洮甘肅以牽之自成數戰不勝遂棄山西走西安清兵西伐自成合戰凡十萬悉銳迎戰鐵騎衝堅而入賊披靡斬首數萬劉宗敏田見秀等俱死賊衆大潰棄西安走商雒丙子自成棄陝以兵出潼關分軍為八營三道與下南略地至襄鄭清兵既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荊襄自成南奔辰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陽部賊以太楚然尚擁衆十餘萬乏食遣賊將四出抄掠黔陽四覺雞犬皆盡川湖間騰蛟進攻之自成營于羅公山倚險結壘為久屯計勢彌蹙食盡逃者益衆自成自將輕騎抄掠何

騰蛟伏兵邀之大敗殺傷幾盡自成以二十騎突入走村落中求食郡民皆築堡自守合圍伐鼓共擊之自成麾左右格鬭皆陷于淖衆擊之人馬俱斃郡民不知為自成也藏其首獻騰蛟驗之左臚傷鏃始知為自成李過聞自成死勒兵隨赴僅奪其屍藏一邱而還結草為首以衮冕葬之羅公山下賊諸將奉李過為首改名李錦渡湖入險山中後改名李赤心羅監觀蕞上

錢牧何騰蛟疏曰自成敗逃單騎登山遇伏稱子金往擒令杖叔倫監逸逃於山下伏村民聽持鉏梃亂擊立死驗其服內衣金龍衣始知為自成乃梟其首送闕通報督師騰蛟按察奏言自成死於伏後拒賊兵李錦同自成甥高必正降派隨南後至陣前郃因命幽徵諸清流錫體宜之表之前如志賞之

明紀編年卷九終

明紀編年卷二十一

赧皇帝

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府部科道等官聞京師陷上殉社稷大小驚惶齊集中都軍督魏國公徐弘基等議推戴討賊時惠王桂王道遠難至潞王福王周世孫各避賊至淮安鳳陽總督馬士英移書兵部尚書史可法及禮部侍郎呂大器請以倫序立福王盖以福王神宗之孫光宗之姪大行皇帝之兄也可法大器持不可四月二十七日衆官復集朝內議不決吏科給事中李沾奮袂厲聲曰今日有異議者以死殉之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贊周繼之遂以福王告廟衆議監國御史祁彪佳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賢德且示謙讓使海內知無固以得位之心後發喪擇吉登大寶爲當孔昭請即正位禮部魏國皆然之遂定五月初一日迎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初四日監國十五日即位詔以明年爲弘光元年○以史可

法馬士英高弘圖姜曰廣王鐸俱入閣辦事○改張愼言
吏部尚書呂大器吏部左侍郎李沾太常寺少卿郭維經
應天府府丞韓贊周司禮監秉筆餘各加恩有差○設淮
徐揚滁鳳泗廬和為四鎮以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官高傑
劉澤清劉良佐分轄之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
折色銀四十萬調鄭鴻逵黃蜚充總兵官各率所部兵守
鎮江○史可法請督師江北○進黃得功靖南侯高傑興
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高傑降賊也稱翻
山鷂舊與闖賊同邑有驍勇名闖嬖妻邢氏貌美屬傑護
內營傑與邢通遂挈之來降初隸洪承疇及孫傳庭後調是
李建泰軍前未至聞建泰兵潰遂率兵南下大肆刼掠淮
揚州欲入揚人畏懼為之罷市登陴死守傑攻之多殺擄
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騄集衆議事進士鄭元勳與傑善
登城言於衆當事請放高兵入城衆怒譁指元勳為高黨寸
斬之厲後傑恨攻益力史可法曲解之始移駐瓜洲及設

四鎮傑卒駐揚澤清駐淮良佐住鳳泗黃得功駐廬[illegible]
忠薄之國提兵爭淮揚與傑戰不勝朝廷聞之陞萬元吉
大僕少卿監江北軍解之始各罷兵○隸傑于史可法標
下爲前部總兵官○吏部尚書張愼言條議北來諸臣雖
屈膝醜類或賺從情非委順如能自拔南來酌量用之
之法因薦原任督師大學士吳甡吏部尚書鄭三俊有旨
敕甡罪陛見三俊侯號議○二十二日早朝誠意伯劉孔
昭於多官前大罵愼言曰雪恥除兇防江防河舉朝全副
精神宜注於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陞官結黨行私所
薦吳甡有悖戾憲不可不誅御史王孫蕃許孔昭曰先帝
裁文操江歸武操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入
除推官陞官外別無職掌喧爭殿上高弘圖言家臣自有
本末何遽殿爭衆始退明日孔昭補疏糾參愼言且疏[illegible]
去李沾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啓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
所以有殿上之爭高弘圖姜曰廣亦言文武各有職掌用

入乃懊亡之事孔昭一手握定臣等皆贅員矣天子之賞
於叔孫令坐視宸陛幾若訟庭愧死無地請賜罷斥奉旨
兩解之各慰留○六月命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史可
法馬士英奏報清兵南下先是吳三桂逐賊西道清人定
都燕京至是移諭江南削髮投顯故可法以●聞封吳三
桂薊國公世襲遣使沈廷揚海運米十萬石銀五萬濟其
軍○上先帝謚號思宗烈皇帝忻誠伯趙之龍言思非美
字遂易爲毅○尊建文爲惠宗讓皇帝○景泰爲代宗景
皇帝○復懿文太子爲孝康皇帝○上皇考爲恭皇帝立
專廟○密諭河南參將王之綱迎聖母於河南郭家寨常
守義家○加原任都督陳弘範太子太保左都督兵部侍
郎奉使燕京經理河北○賊破郡縣各署僞官自賊西遁
各殺僞差歸德州諸生謝陞與原任遼撫黎玉田御史盧
世漼貢生馬元錄等殺僞防禦閻傑十八人淮揚漕撫路
振飛巡按王燮擒原任河南參議僞官呂弼周王富率士

民射殺之又擒僞官胡來賀宋自成李晃春沉之河以
癸未進士武懷鮮京宿還百姓擒僞將董學禮殺之濟寧
都司李允和殺僞官劉濬尹宗衡張問行傳龍等九人解
京獻侍開封府推官湖濳夫塞勇李遇知劉洪起等各殺
僞商附不一而足上嘉之各有獎諭○大學士馬士英薦
欽定逆案籍阮大鋮知兵有旨賜冠帶陛見舉朝大駭言弘
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鋮必不得用弘圖曰
臣非阻大鋮舊制京堂必會議乃於大鋮更光明士英曰
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因復為大鋮奏辨曰魏忠賢之
逆非闖賊可比且弘圖曰廣諸人於所愛而登之則曰并
黨原無成心也於所忌而錮之則曰先帝欽案不可翻也
殿閣莫甚焉曰廣亦奏曰今日欽案擲翻遂使先帝十七
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靜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捧宮
示今曾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
遂有此舉○郭維經亦奏曰案成先帝之手今實錄將脩

若將此案除豁不書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
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鋮對照則顯顯令旨奚免
少懲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呂大器亦奏曰先帝血
食未寒妄書亟宗社日星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鋮不惟視
吏部如無物拘無且視陛下爲弁髦⊕給事羅萬象亦奏曰
輔臣薦用大鋮或以愧世之無知兵者然而大鋮實未知
兵恐燕子箋春燈謎即枕上之陰符袖中之黃石也⊕御史
詹兆恒亦奏曰陛下踐御龍江痛於先帝與諸臣抱頭號
哭百姓聞之莫不泣血椎胸願思一報今梓宮夜雨一盂
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鋮還以
冠帶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遠侯常延
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兵延部郎
中尹民興等皆連疏糾具不聽既而勅大鋮召對具陳給控
扼進取接應四策又陳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隙俱稱旨竟
用爲江防兵部尚書○起劉宗周都察院左都御史○未

部尚書張濬言乞休去○劉宗周三抗疏論時事不署銜
止稱草莽孤臣首言大鋮進退關係江左興亡又言討賊
之法有五一據形勢江左偏安請進而東扼徐淮北控豫
州西顧襄荊漸恢漸進秦晉燕齊當必響應一重藩屏路
振飛坐守淮城以家眷浮舟於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鎭
臣劉澤清高傑尤而效之一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
撫二鎭宜司斬也一愼爵賞將悍兵驕已非一日宜分別
各師之封賞就應就濫輕則量收重則并奪軍功既核無
系用命夫以左師恢復焉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節
焉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混濫中璫從之臣恐
天下聞而解體也一覈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逃者
有在討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於法皆在不赦至於
僞命南下徘徊於順逆之間實煩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至
罪廢請臣量從昭雪自應慶遺詔而及之乃一槩竟用新
恩三年無改之謂何澂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心

可以對皇天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雖古今未有之節而食藜栗臣工乃如此之薄○劉澤清高傑等公疏糾宗周屏草莽臣有不臣之心勸上親征以搖動帝作奏請爵封以激變軍心不仁不智獲罪名教疏列黃得功名得功又疏辨實不與聞廷議啟謂高劉而莫可誰何欲罪宗周而難違清議史可法回疏兩解之曰韓逵論是非疆臣論切非否不相礙既而宗周乃告去過吳連見振飛捷奏因悔謂錢謙益曰余兩鎮過責淮撫與予激甚人服其無私○御史李模上言今日諸臣能刻刻自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勸國為臨民之功臣且擁立之事皇上既不以得位為利諸臣又何以定策為功乎至於鎮將事先帝未聞效桑榆之收高陞下又未聞汗馬之績按其身亦在戴罪之例名實何容輕假若夫經綸有體勿以文僚而過繁拜下宣嚴勿以泰交而稍越繁纓可惜勿以近侍而稍寬○吏科馬嘉植上言立國本一改遷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

東宮二王□癸告無出陵寢未言等奏原非樂從當貴董
所用興等錢糧何可勿剪也有以勞人費財道者勿聽經
武之外可撫節鐵有以蔭優異術進者勿聽○刑部侍郎
賀世奇言刑賞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戰李郭同功拜爵
方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其遂足干城河上擁兵曷不
臥之敗氣恩發已盈勳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報聞
○釋罪璫畢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名爲庶人○湖
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
既入見澍面糾馬士英權奸誤國淚隨語下士英奏辯志
孔復前佐澍義韋太監韓贊周叱退之士英恐上動怒因
以金幣餽福邸舊閹田成張執中等白上曰主上非馬公
不得至此遂馬公天下皆議主上背恩矣上默然命賜諭
留澍復逮上十疏言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成功
於外者又曰陷逆之人與薦進之人皆係賊心乞殺諸口
月以除魁魁上不得已屢諭趣其赴任○馬士英疏請誅

逆言從逆諸臣強半盡是正人君子之流禮科袁彭年駁之曰從逆姓名傳播不一恐欺人棄間陽為正人口實陰為逆黨解嘲甚且借今日討逆之微詞為異日翻案之轉語且從來善流所歸閒襍非德東京屬名豈無黨錮之株儉元祐鐫籍奮不巧勉之王章豈曰鄭宮一姓之惡遂毀銅臺全部之音惟是溫公一信蔡京而紹述之禍旋起唐室一進逢吉而興復之業不終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歷觀往事斯言誠千古定按也今日何獨疑之 ○ 建安王府鎮國中尉吏部侯考朱統鑽疏參姜曰廣定策罪首逆謀禮科給事中袁彭年駁奏曰祖制中尉奏請必先具啓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責奏者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竇直達御前不聞中吏部熊汝霖奏言統鑽含血噴人不顧拔舌如此不駭朝廷設立言官何用中通政使劉士禎亦言曰廣勁骨戇性宗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鑽何人揚役

六月獻賊陷重慶四川巡撫陳士奇死之四月以龍文光代士奇

之方疑惕詐而中軍帥告變獻賊遂渡夔入涪州士奇遣水師

曾英以大破賊於忠州沉其舟百餘艘又遣趙榮貴禦賊於望山

斬三百餘級賊恨甚衆來攻六月初八日破涪州或謂士奇已謝事

可去士奇曰不可捨重慶何以待之而援已去手檄石柱土司援兵不至

與守令歃血為誓十七日賊百萬至城下士奇解衛盡遣軍衛滿日

[illegible]民無遺降者已二十

噴血掩耳偷鈴飛章越奏不由職司此真奸險之尤甚可
容於聖世皆不報○太常卿李沾自陳定策時奪爭扶同
論呂大器懷二心○呂大器疏參馬士英賣官鬻爵有旨
予告去○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
坤即崇禎朝肆惡激變者大學士高弘圖諫止之○予大
學士高弘圖請告去先是章正宸爭中旨陞張有譽朱統
鑛糾姜曰廣及爭用阮大鋮諸票擬俱不稱旨發改票每
擬再發改弘圖力爭曰臣一死不敢將順後具疏請乞故有
是命○陞李沾右都御史晉撫寧侯朱國弼保國公皆以
定策功也○擬授朱統鑛行人以疏逐姜曰廣也○敕從
逆來歸兵科給事中時敏開屯大瞿山○賜北京殉難文
臣二十二人勛臣一人戚臣一人祭葬贈蔭祠謚有差閣
臣范景文謚文忠大學士倪元璐謚文正都御史李邦華謚
忠文兵部侍郎王家彥謚忠端刑部尚書孟兆祥謚忠貞
右都御史施邦曜謚忠介大理寺卿凌義渠謚忠清太常

少卿吳麟徵諡忠節左春坊周鳳翔諡文節左諭德馬世奇
諡文忠左中允劉理順諡文正太僕卿申佳胤諡節愍簡討
汪偉諡文烈户科給事吳甘來諡忠節御史陳良謨諡忠
愍御史陳純德諡恭節御史王章諡忠烈吏部員外許直
諡忠節兵部郎中成德諡忠毅主事金鉉諡忠節郎劉政進
士孟章明諡節愍惠安伯張慶臻諡忠武襄城伯李國禎
諡貞武駙馬都尉鞏永固諡貞愍立祠南京賜名旌忠又
贈死節諸生許琰官從祀功臣廟中○七月清人傳檄至濟
寧令所過地方官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興平
伯高傑上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
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潁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
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者有闖防海道豈止瓜廣浦
采為江南門戶也今伏乞和盤打算速斷速行中興大業庶
有可觀○寧南侯左良玉報稱副將蘇鸞遊擊朱國強斬
賊四百餘級獲偽官江一洪獻俘京師○達陽知縣務答

捐俸造火器募勇士朱千斛劉欽習等三請勤王諭曰率
而邀天之幸迅掃狂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惟有斷
脰決腹一瞑而已世系視以明國家養士三百年之報庶
無負聯二十年讀書之志識者壯之○廣東巡撫方震孺
松江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樾僉都御史李先春先後各
捐餉募兵入衛○獻賊賊在川陷諸遂順流破重慶巡撫
龍文光巡撫陳士奇重慶推官王行儉俱死之瑞王常浩
王閭門遇害總兵趙光遠降賊士英請降勅獎之○吏
科給事中章正宸上言兩月以來閣大吏錫鑾奚不聞獻俘
闕武臣枝翩奚不聞入公戰聞老或引避奚不聞發憤謀諸
性燧堂奚不聞請纓如此而曰是近興朝氣象臣竊恐知其
未也討惟有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亦不堅宜
亟徵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
使兩京血脈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則
賊不難朝夕殄也○封太后弟鄒存義爲大興伯○封福

府千户章應俊為襄衛伯主浦知縣陳嬪為中書舍人王
鐸分王鏞子丑無黨世襲錦衣指揮使應俊本章工值上
出亡召見之行雪中數十里脫於難與鏞熄無黨俱扈邑衛有
功者也○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言請慎名器陛下間關萬
返從官幾何今天位既登采者同衆人誇翼贊之功家切
從龍之念一爲羅盤後孫無窺陛下慎持之果係賬勞
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曾國子孫之譏
祀夫易曰乘之戒又言爵人宜公如計臣之特用也許臣
請端錦練首僚所服但古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量敕科
封賞皦可鑑萬一異日有奸黨乘間左右先容銓司不及
議宰輔不及知而竟以內降者臣等不争則債門日開臣
等爭之則已有前例立國之始恩鎖陛下慎持之也論入
與不聽○陸部應佳爲僉都御史巡撫蘇松○户科錢鸞
疏請修水利○蘇松巡按周元泰上言實家河急宜開濬
○工部主事兼國華漕運請瀆呉淞俱有旨該撫察議○

八月命錦衣衛都督馮可宗遵復緝事衣衛章上言廠衛
之興廢世運之治亂因之先帝嘗任廠衛訪緝奉公當
世決皇不啻精詳之至中外有一不照而走貨賄故避緝之
方即從察緝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貲發奸之人以行不
軌者輩辭入論浙江按察司照磨○太妃來自河南尹
工二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給賞賜○大監諸朝進請
給工科錢鏹約發十萬工部工科并蹈請節省不聽○詔
選內負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維樾陳子龍朱國昌各疏
諫俱不聽○以中允衛允文兼兵科給事中監興平伯軍
以遼薊總督王永吉經略山東河北兵部尚書張縉彥總
督河南勸農○罷浙江巡撫黃鳴俊降浙江巡按任天成
以許都餘黨復熾屬分未定也先是許都起東陽爲浙
洶洶前任巡按左光先授計紹興推官陳子龍誘擒斬之
光先爲光斗弟故與阮大鋮有世仇又首劾大鋮士英故
借請降激變并議光先之罪而陷之朝右無敢直言者蘇

松巡撫祁彪佳獨言許都之變空八縣東陽義烏浦江皆無
堅城光先事竣出境開變遽還一切調兵措餉皆其拮据
不一月而元兇授首兩浙復安乃今奉旨拿來夫弄兵揭
竿至於破城擄邑其罪豈不當死當日兵發即追賊已竄
戢之而後乞命與陣擒無異非誘降也設誅鋤不力養虎遺
患後來國難方張汝不知作何舉動矣豈可反以激變罪
之於是大鋮等切齒彪佳因而御史張孫振論劾祁彪佳
貪奸且定之策有異議彪佳因罷去○起越其傑巡撫河南
其傑鄉科罷閑以士英妹夫故起之○封福建總兵官鄭
芝龍南安伯○以欽案楊維垣為通政使從朱國弼薦也
[illegible]禮科沈胤培請立中宮○大理寺卿鄭瑄疏薦蘇松兵
備程珣會詢與鄉官彭歌祥妄控之逆指黨敗互訐開於
士英即批重慶社賄珣詩有云為憐貴客芳從醉識欽仙
郎帆影遲時共傳之○召降賊錦衣衛都督劉僑至京乃補
原官以重賄士英也○加淮撫田仰兵部尚書世襲錦衣

時劉澤清大興土木造宅淮安極其壯麗匹時之室俱

僭擬皇居休卒淮上無意北往仰與其事故屢爲請餉○

馬士英請免廟縣童生歷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

戶三兩以助軍興竟赴院試溧陽縣知縣李思謨令童

生納銀特降五級○又開納事例時爲之語曰中書隨地

有部督滿街走監爭多如羊職方賤似狗蔭起千年塵拔

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奉化布衣萬鄂明

抗疏劾祁克終着刑部問罪○又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

士英劉孔昭詔戮於市籍其家○史可法上言大仇在目

一兵未加臣備員督師頭不塞責壯索塘報清必南窺宗

社安危決於此日哉即異宮非食枕戈待朝尚恐無濟今

觀廟堂作用百執精神殊未盡然憶皇上初見臣等言及

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或

鑒臨曾幾何時頓忘之乎先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

此千古未有之仇未有之仇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

松巡撫祁彪佳獨言許都之變究入黨豪陽義烏浦江皆集堅城光先事發遣開釁逃還一切調兵措餉皆其拮据不一月而元兇授首兩浙復安乃今奉旨推求夫弄兵揭竿至於破城殺邑其罪豈不當死當日兵發亂迫賊已窮蹙而後乞命與陣擒無異非誘降也設剿鋤不力養虎遺患後來國難方張必不知作何舉動寧豈可反以激變罪之於是大鋮等切齒彪佳因而御史張孫振論劾祁彪佳貪奸且定策有異議彪佳因罷去○起越其傑巡撫河南其傑鄉科罷閑以士英妹夫故起之○封福建總兵官鄭芝龍南安伯○以欽案楊維垣爲通政使從朱國弼薦也○禮科沈胤培請立中宮○大理寺卿鄭瑄疏薦蘇松兵備提珣會珣與鄉官彭歌祥妾楊氏遣指揮毀其詩聞於士英即批重處社賊珣詩有云爲儲貴客蒼茫醉後欲仙郎帆影遲時共傳之○召降賊錦衣衛帥劉僑至京乃補原官以重賄士英也○加淮撫田仰兵部尚書世襲錦衣

時劉澤清大興土木造宅淮安極其壯麗四時之室俱僭擬皇居休卒淮上無意北往仰與其事故屢為請餉○馬士英請免府縣童生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以助軍興竟免赴院試溧陽縣知縣李思謨進納銀特陞五級○又開納事例時為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奉化布衣万翼朋抗疏政府克終着刑部問罪○又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於市籍其家○史可法上言六仇在目一兵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北來塘報清必南寇宗社安危決於此日我國君臣宜菲食枕戈待旦尚恐無濟今覩廟堂所用百執精神殊未盡然憶皇上初見臣語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或鑒臨曾幾何時頓忘之畢先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仇未有之仇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

胷斷脰得而甘心朝廷顧可漠置今宜速行討賊罷音四
鎮滅賊勦敵庶人心可收天意可回耳陛下嗣承大統屢
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今恩外
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爲極
以后似宜慎重端待真正戰功庶行間猛將勁兵有所激
勵也上報聞可法遂進兵抵白洋河○十月朔命鑄弘光
錢○時廟門突户科吴适疏陳昭事之寔一曰自請宜行
一曰今朝宜釁俱不省覽○清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招
撫江南致書史可法有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闖賊手毋
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朝廷忿夙好棄小嫌爰整
貔貅驅驢梟獍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
又曰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闖賊非得之於朝也賊毀
明朝之廟主辱及先王國家代爲雪恥仁人君子何以報
德乃乘寇稽誅王師暫息即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樂
豈可謂江淮以爲天塹之憑遂不能飛渡耶又曰予聞君

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切
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主朝廷當待
以虞賓南國安危在此一舉無貪瞻息之榮致令故國有
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尚有厚望焉史可法答書
曰法待罪南部凶信俟來一時臣民哀痛如喪考妣無不
撫膺切齒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
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人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
猶子大行皇帝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羣臣勸進僅允
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五月十五日進位南都越數
日卽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
兵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爲我先帝后發喪成禮凡爲
大明臣子無不頂禮加額感恩圖報乃辱引春秋大義來
相詰責善哉推而言之此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
討不忍其君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
慘變非常而猶拘不卽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

沸倉卒出師將訶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
春秋其間特書并稱漢祚光武中興丞慶山湯昭烈踐極
懷愍以國晉元嗣基微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仇未
報之日繼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遂以正統與之本
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貴國風䧺封號載在盟府殿下豈
不聞乎今彌心本朝之難而驅除亂逆可謂大義萬代瞻
仰在與一朶若夫手足齊難并同秦越覩此貪幅為德不
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也貽識人笑貴國豈其然乎○
長庚星見東方光芒閃爍或四角或五角甲有刀劍旗幟
馬影且倏大倏小倏然倏長倏縮○鳳陽祖陵疊火○地一日
三震有聲如孔○脩與寧宮建慈德殿天工營浩○上深
居禁中漁幼女飲火酒襍伶官演戲為樂○國用匱乏問
細練湖汝洋舡瓜儀御製衣笠盧州外課甚至沽酒之家每觔
完之稅錢一文利之所在搜括殆盡○十一月十二日清兵
入宿遷文司法提兵救之隨挨營去○十三日高傑抵徐

剿清兵甚緊傑遺書劉澤清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日之間至開封北岸倘遇清兵恐一葦渡則天塹失恃長江南北盡爲戰場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亡以報國恩而已澤清以聞士英報稱清兵雖縱橫然賊勢尚張豈敢投鞭問渡且強弱何嘗之有赤壁百萬淝水八千一戰而江左以定況國家全盛兵力萬倍於前廓清底定之痛飲黃龍願諸臣刻勵之也○加高傑太子太傅先是徐州逋賊程繼孔斬木編筏句引清兵渡河僞投傑降傑知其詐因誘斬之收其衆數萬是歲○清翕唐虞時致書高傑勸其早斷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帶如礪世世茅土之語傑皆不聽惟沿河築墻專力備禦○高傑致書清朝肅王云逆闖犯闕危我君父一時豪傑忠義之士莫不西望掩泣欲食其肉而寢其皮閔東來兵復我神州葬我先帝救黎我民雪我深怨原有莫大之恩豈敢苟萌異念自干及負義之愆傑猥以菲劣奉旨堵河

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闖賊之首以謝先
帝則傑之血忠已盡雖當被髮入山不與世事茲咫尺光
耀無由面質苦傑未念千言萬語總欲合師勦闖始終成
貴國恤隣之名若能明此者心而共滅逆闖為擎此奉觀
之厚幸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祇因貪官污吏致禍
至此然正朔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來豢養士民淪肌浹
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祈貴國之垂念也○請報書詞
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欽差官遠來知有投誠之意正吾建
功之日也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躬來過河會面將軍
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願合兵滅闖具事不異予言或差
官北上予合引奏我皇上予系自王侯得○請兵至夏鎮
別從清浦南下又從睢陽渡河攻海州圍邳州史可法劉
澤清高傑各奔潰○十二月都督陳洪範還先是陳洪
範與左懋第等至德州請撫方夫戴止計百人赴京十月
初一日至王張家灣懋第欲先謁陵攝政王不許乃遣奈先

帝崩十二日入京館因臚寺內院剛林來責江南不應更立天子樹第不屈因請祭告諸陵改葬先帝皆不許乃陳太牢於寺堂哭祭之二十七日放歸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從者兵逃執樹第北去改禁太醫院旁洪範至是歸稱清兵萬分緊急旦夕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焉○時賊竄入禹州襄城等處各鎮擁兵不進因分寧陵以東至歸德屬總兵王之綱寧陵以西至蘭陽屬總兵許定國祥符以西至汜水屬總兵劉洪起河洛屬都督李際遇○巡按陳潛夫部獲太康偽知縣安中外等副將劉鉉鄧從寬殺賊六百餘級擒鄢陵偽知縣王度許州偽巡捕王清劉王之綱斬賊都司黃世傑劉洪起獲汝寧府偽官祝可蒼上蔡偽知縣為世遇斬二百七十級又於襄城斬賊二千二百七十六級擒賊一百三十一名許定國獲陳州偽官惠在公各加級以洪起斬獲獨多仍加二級○陳洪範請加恩使北勞臣兵科戴英劾止之言洪範出使無

功臣使身陷異域下從孽叢晋爵天下聞之恐哄然竊咲
也○加左良玉太子太傅子世襲蔭指揮使開藩武昌子
夢庚都督僉事掛平賊將軍印○授楚宗朱盛濃池州府
推官因盛濃疏參黃澍毀制辱宗貪賄激變上美喜特擢
之內批刑部提問澍不至○刑部尚書解學龍上從逆諸
臣六等罪除在北京何瑞徵等二十二人俟三年後定案
一等應磔宋企郊等十一人二等應斬擬長繫秋決光時
亨等四人三等應絞擬贖陳名夏等七人四等應戍擬贖
王孫蕙等十五人五等應絞擬贖沈元龍等十人六等應
杖擬贖潘同春等八名存疑另疑翁元益等二十八人滿
國公朱國弼等合題緝刑官又奏◎給事又假孫振亦之言從
送一案紛論法官從重太司寇操此三尺擁護李年人入
出脫此素黨人乃賊棄之而來非叢賊而來解學龍恣意
舞文乞勅公勒革學龍職以高倬為刑部尚書◎張捷
東銓部務多弛阮大鋮手支道廳樵[illegible]給事中吳适講書由

中秋驟倈倈不憚擀貴安遠侯撫祚昌薦程士達督理京
營遣抄叅士達不過積八分監生非屬科貢正途勳臣非有
標營之責何得侵掘式軀寧以有銓司權衡●慶遠知府
郭儀鳳請掛冠勤王并叅巡撫方震儒貪怯逗驕叅郡守
無勤王之例掛冠非入援之名儀圖不候憲檄非奉明綸
擅離職守鄙詞妄瀆撫注清執有素儀鳳黜並著聞必懼
題叅先行叉嘿自應嚴究以杜刁風●光祿署丞張星疏
求老遴選驗叅張星初以縣令躁進降處又掛察典不惟
望斷清華之夢亦已身絕仕進之階乃無端幻想僥倖上
瀆欺君虧𧨏若不一為點破則闔門夫典一不幾為燬及之
地向躍之門耶●保寧侯勳衛梁世烈請襲祖爵遣抄叅
國難以來雖王侯戚里咸誘虎狼而其間脫身埋名固亦
不乏該勳何以逆料其家之必殲而忍以子嗣乎萬一本
宗匹馬來歸將奪世勳以授乎抑姑仍之且兩封乎恐無
此法紀世該勳世受國恩誠厥復有志何難倡諸勳舊破

梨園張少俊者贊周泣曰臣以陛下令節或思念先
帝乃作此想耶○乙酉弘光元年春正月元日日有食之○初
八日壬辰立春流星入紫微宮○給事中吳适上言維新五
事一曰信詔旨一曰核人才一曰議邊才一曰伸國法一
曰明言責疏入不省○都督李際遇降清○總兵許定國
仇殺興平伯高傑以其衆降清先是傑作賊嘗劫許定
國村殺其一家惟定國逃免至是同為列爵定國御之秘
而不言陽與傑歡許讓睢州招傑飲傑赴飲不疑定國伏
甲於寢夜半殺傑剖腹以祭先靈親兵遇害過半餘衆潰
還定國遂以衆降清○高傑妻邢氏率子元爵請卹○史
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身為提督有旨興平伯有子朕豈
以兵馬訊地遽授他人加監軍衛胤文兵部尚書總督傑
軍所部將士仍聽邢氏統轄既而尋請加本身太子不得
左都督提督本鎮赴歸德○黃得功聞高傑被害復乘爭
揚州史可法馳歸鎮撫之之請旨上諭曰大臣當先國事

而後私撼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訊東顧設備兵
兵陳渡河羅將誰任諸藩當俗守臣節不必注意又論史
可法禦既歸揚鮮論黄得功回訊問應與孤兒寡婦爭搆
河上防禦責成王永吉衛胤文料理○劉良佐晁傑死欲
并其衆疏拚潰兵不宜授本身提督○劉澤清黄得功劉
良佐合奏高傑跋扈無寸功驕奢淫殺上天默除大患史
可法乃欲其子承襲又欲李本身為提督何是睇瞞誤
聽加恩太重臣等實不能相安矣○九江總督袁繼咸疏
奏興平伯有可念之勞○詔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並
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從優祭塟○汀州賊閻王猪婆盤據
龐子洞刧掠纔行福建巡撫張肯堂親征之導化知縣于
華玉不得於鄉紳願撫賊自效既往賊橫幾不免遂許以
官與嬰百人偕來肯堂給答命華玉率之剿王至訴泉不令
散去華玉亦削髮為僧○通政使揚維垣疏請重定欽案
吏部尚書張捷又奏請袁韋二案諸臣於是亦劉廷元呂純

如王德完黃克纘王一木光楊所脩章光岳徐大化范濟世各予諡詹奈葵徐宗楊先闔廷宣許鼎臣岳駿聲徐卿伯姜麟各贈官與祭葵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陸澄源各復原官而唐世濟水佳胤楊兆升吳孔嘉郎如閏周昌晉袁洪勳徐復陽陳以瑞等先後起用○楊維垣又請重頒三朝要典言張差風顛强坐為刺客者王之宷也李可灼紅丸謂之行鴆者孫愼行也李進忠移宫造以垂簾之謗者楊漣也劉鴻訓文震孟只快驅除異己不顧誣謗君父此要典必須重頒也○袁弘勛又請追論焚要典諸臣非左良玉為言要典以亂所閃勿聽郡言發典大獄袁繼咸奏言要典不必重陳有旨皇考妣白王考無妄之誣豈可不雪事在青史非存宿憾群臣當體朕意○陞楊維垣都察院副都御史○陞阮大鋮兵部尚書賜蟒服○中書舍人林翹疏稱正月初六日雷聲自北至西占在趙晉之野有兵日在庚寅主口角杖言翹泣誦人言星術馬士英在

馳視如意
言報寵

戌日卜其大用不亡是主美神其術固薦授中書尋躐一品
武衛鱗士裴寺)衆妖僧大悲於市以詐冒之王也大悲
係齊庶宗○兩淮運司解餫渡江鎮江都督鄭彩截留之
諭彩勿擅○晉録衆臣迎駕之勞補指揮千戶等官○丙
申召內臣五十二人進宮演戲飲酒上醉後縱淫童女有
譴死者○榮澤縣郭村於十一日午刻忽現城堞門畢具
二時方隱○丁酉字鼎新輔臣內臣伊賜銀幣蔘有差○甲
辰復召內監進宮演戲○劉澤清奏清兵攻邳州攏宮洗
泠之堅守十四日乃退○二月壬科李清請修先帝實錄
并易廟號及定東宮定王之謚○戶部尚書張有譽請以
酒稅助餉不允○袁繼咸報鄭鎮重圍(刑部梁云構奏全
蜀已無完土○翰納宮人授翰林待詔等官○太常李國補
請往浙江雲霧山開礦上命馳驛去科臣吳適爭之不聽
○禮臣管紹寧請謚皇太子獻愍永王日悼定王日哀愍
謚先帝毅宗烈皇帝○命禮部廣選淑女○陞瞿式耜僉

都御史巡撫廣西○劉良佐等合詞薦起朱大典爲兵部侍郎○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予告歸○御史張孫振劾在告禮部尚書顧錫疇黨邪有詔秩宗爲鉞仕去以其請削溫體仁謚而謚文震孟也○時自二月以來日月色甚赤欽天監占候以聞○三月甲申朔有僞稱皇太子至自金華從石城門入送止興善寺尋移寓錦衣都督同知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識認俱莫能辨先是傳吳三桂擁太子雜於平陰逸之民間遂浮海而南八月抵淮上劉澤王之沉懼禍留前至錫州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家人高成穆虎挾之渡江因揣言辭稍轉于抗太子不堪覊縶漸露貴倨遂爲路人所指高夢箕懼禍及己乃赴京密奏於是遣內豎字繼周持御札召之至是至都人聞太子至踴躍趨謁袁蔑投職名書絡繹不絕最後太監盧九德至禮倨太子呼名呵之盧不覺叩頭曰奴無禮小爺保重叢餘辭出隨有旨諭京武官不許私謁中夜移太子入內○己丑

會審太子於大明門外太子東向倨坐一官寘禁城圖於
前問之答曰此非京宮殿也太子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
指坤寧宮曰此我娘娘所居一官前問曰公主今何在太
子曰不知想已死矣一○問公主同宮女早叩周國舅門
太子曰同宮女叩國舅門者我也劉正宗曰我是講官汝
識否太子一視不應正宗又問講讀先後太子曰忘之矣正
宗更多辭以折之太子哭而不應曰汝以為僞即僞可耳
諸臣無可奈何遂設肩輿送入中城先是駙馬維垣言駙
馬王昺姪孫王之明貌類太子故兵科戴英襲其言奏稱
王之明假太子質以先帝曾[illegible]之中左門吾答問以嘉
伯姓名而不答其僞無疑然稚年何以辨此必有大奸入
謀爲奇貨宜勅法司根究刑部遂捕高成穆虎嚴勅五城
策至子死吾承假冒穆虎曰我家主是忠臣直言奏聞一
字非議我等何得畏死背義高夢箕復上書自明并逮治
之○馬士英疏奏太子一事其言雖似而疑處甚多既爲

東宮莽脫兎口不即到官說明却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原質嶷重此人機辨百出二可疑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三可疑也左懋第在北中亦看假太子弟懋第密書貽蔡奕琛念奕琛抄謄進覽是太子不死於賊即死於淸兵之手矣原日講官方拱乾係獄可出令辨之如其假冒當付法司臣民共見而棄之如東宮則祈取入深宮留養良別院不可分封於外以啓奸人之心○辛卯復會審太子於午門出原講官方拱乾於獄辨識之太子仍倨坐衆擁拱乾至王鐸指示太子曰此何人太子曰方先生拱乾認似不敢質言眞僞張孫振曰汝是王之明太子曰我南來從不曾言太子汝不認罷了何必坐名改姓汝等不嘗立皇者之朝乎何一旦蒙面至此衆官有劾者留根者莫之敢決仍送還獄○壬五戊戌復會審太子於朝右部李沾呼王之明不應喝問何不應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拶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於內士英傳催放拶沾復[illegible]

言問之太子曰汝今校尉囑我校尉自能言之何必我言
前月追我何處追者自知何必問我高傳見其言切急令
扶出於是朝舊東宮伴讀丘致中捧持大慟上聞即命擒
下護撫司嚴訊有題詩皇城者云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
前星閉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
定有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
棘園哀○皇考恭皇帝改謚孝皇帝○馮可宗訊高夢
箕列有此乘奏歷其詳假冒目欺隱至死不認爰書敢久
之未定○御史張[illegible]奏愚民觀聽易惑道路藉藉皆以諸
臣有意先帝之血胤有吾王之好生護養勿輕加刑以招
民謗○寧南侯左良玉疏參馬士英曰竊見賊馬士英
出自苗種性本兇頑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
發矜慈士英以真為假必欲置之死地臣前兩疏望皇上
從容審處以存先帝一線下意士英奸謀日甚臣自此義
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眦目指髮皆欲

食其肉臣恐百嚚之衆發而難以禦驚宮闈且聲其罪狀
正告陛下仰祇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
誅士英利災擅權事專與先帝為仇逆案先帝手定者士
英首翻之要與先帝爭是者士英復修之思宗改謚毅宗
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雪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
也國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士英賣官鬻爵殆無虛刻致
部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罪不容於死者二
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士英占握兵柄不放是弁髦
太祖法度又引腹心阮大鋮為添設尚書以濟其篡弒之
謀兩于鳥積各操重兵司馬昭猶生於今日罪不容於死
者三也陛下遴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竟擇其尤者以充
下陳罪逾於天而又私賣歌女寄於阮大鋮家希圖進選
計亂中宮陰讒臣訓非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恭儉仁明
士英百計謝憲進優童艷女損傷聖德每對人言人惡則歸
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遺與夫變須寬仁慈愛以收人

心士英乃睚眦殺人將生乎一時快之之一網打盡罪不容
於死者六也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
靜曰廢立曰我罪不容死者七也先帝殉難皇子幸存王
爰乃與大鋮一手竪定拷殺的確識認之子拱乾而信卑
選明謀之劉正宗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
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十七年之嗣君斥
海謳歌訟獄所歸者付諸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
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鋮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
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
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朝市傳首四方
用將公憤臣謹束兵討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
○又傳檄云蓋聞大義之垂炳於星日無禮之逐嚴於鷹鸇
戴天地屠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者根身赤種
類盜向昔冒九死之罪業已僑妄作斂髮爲僧重荷三
代之恩徒甬孤窟白門根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

後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令上疏[illegible]之私務聚之黨
竊弄威福煬蔽聰明持兵力以脅人致天子閉目拱手聽
僞旨以襲俗俾在民童之寒心本為報仇而立君乃當
與先帝為仇不疑矯誣聖德初因民願立之乃事事相
民之願何由莫覩民生幻屢嚴天妖蠱障日賣弄奔姬娅
試看七十老囚三木被頻居然南鐵監軍漁色罔識君親
託言六宮備選二八紅顔變為尋聞濮上蘇松常鎮横徵
之使肆行撟亭會稽妙選之音目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
馬家便稱殺人北斗有朝暮之心講英名實應圖讖除諸
命贈蔭之餘無調停自私怨舊仇而外無功能類血之
何其亟也而乃冰山發縱鱷水興波羣小充斥蔡朝端
良窺逐於崔合同己者罪同處厲行列豬猴如阮大鋮
孫振袁弘勳等數十巨憝皆引之為羽翼以殺人媚人之
懷異己者德並蘇黃才媲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
等竝十大節皆誣之朋黨以快恩如蛇如之狼心道路皆

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辭明難數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呼紅漢長流瀟湘盡竹磬異之罪豈有極蝦若魚鱉爲日檀若大木重而愈烈放崔魏之黨狗遽敢滅倫收閹獻之猢猻教以猱木用腹心出鎮春尉朱泚之故智幾幾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宮宇交化及之所爲人人而知之矣是誠河山爲之削色日月慘以無光又況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懷忠之臣誹不顧食其肉敵國嚮風之士咸思操肴其家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溯心疾首願爲鼎遷鵝犬以無從與日薄大戴地誓與君側豺狼而循命在晉陶八州靖石頭之難大義於今炳然迄乎韓蘄王除苗氏之奸臣職如斯乃盡是用礪兵秣馬討賊興師嘗鄭畋討賊之軍檄裴度開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賊不討自平儻左右凶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軍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義之聲闡首嚴焚戮之隱禍不敢妄殺一人以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儀

旗所指正明爲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必有間
世英豪矣翼戴皇明之運並告先帝揚山心肝願斬賊臣
之首以復九京讐收阮奴之黨以謝四望倘惑於邪說註
誤流言或受奸人之指揮或倡義兵之仇敵本藩一腔熱
血爵邑輪圍雜奇勢必百萬雄兵化作蛟螭玞璧玉石俱
焚之禍近在肅前水火無情之時追維心痛茲敬布告
顧言片事嗚呼朝無直臣誰作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
心尚懷鄭崇臣之素志我祖宗三百年養士之德豈真決裂哀
死命壬大明朝十五國忠義之心正宜暴白於忠魂遠張
登虎機勿作適樣之藪萊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戴
之厨擻盈八百國士盡快中外甘心謹檄乚決從逆賊臣光
時亨周鍾武懷於市廛詈虜詐勒於自盡餘盡革職放
還○議壇宜太平門外素服望祭先帝阮大鋮後至哭呼先
帝而來曰殺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
臣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惡

止之曰徐九一現有人在○禮部請卹甲申殉難諸臣有
旨閣部大僚某國無能致茲顛覆雖殉節甚僭贈卹已濫
先帝斬焉若永諸臣延世加恩臣誼何安通著另議○阮
可法自劾師久無功○阮大鋮薦馬錫總統兵仍巡京營
錫即士英長子以白衣經任○張捷言左懋第抗節請庭請
優其母兄并馬紹愉家屬○左金都郭維經告病去云江中
遭冦甚慘入皆惜之或云阮大鋮察遣兵劫之也○當謂功
上言東宮未必假冒先帝之子即皇上之子亦有朋示
白混然需同將人臣之義謂何恐在庭諸臣諂佝者多抗
顏者少明白認識亦不敢出頭取禍也有旨主之明假冒
來歷係親口供吐有何含迎不必懸揣過慮○琉球國遣
使入貢請襲封命給事陳燕翼行人韓元勳各給一品服
前去○諭刑部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號冒認東宮
正月十月所成何局往閱往趁欲幹何事豈高夢箕一人
所辨主使附從實繫有徒著法司審治馬士英意在姜黃

葦故嚴旨究問曰左良玉疏請保全東宮曰東宮之來吳
三桂實相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滿朝諸臣但知
逢君不恤大體前者李赫逆亂尚爲王封不忍遽加刑害
何至一家反視爲仇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轉轉誅求
遂使皇上息屋烏之德臣下絶妻孥之義普天同怨皇上
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民願皇上
眷之有旨東宮果真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穆虎使冒
太子正在根究奸黨其吳三桂史可法等語尤係訛傳法
司將審明略節宣諭該落○原任中允李明睿泛海南歸
上嘉之○童氏自稱舊妃有越其條所辭至上命付錦衣
衛監候初上爲郡王娶妃黃氏早逝既爲世子繼妃李氏
洛陽遭變又亡嗣王之歲相傳即封氏爲妃曾生一子不
育已而遭亂播遷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陳潛
夫奏童氏於在上弗召至是自請其條所其條不敢隱諱
至南上弗善故係獄氏在獄細書入宮日月相離情事甚

慈馮可宗達上上藥之不見○劉良佐疏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傳諭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有旨童氏妖婦冒認結髮王之明係駙馬王昺姪孫避難南來冒認東宮妄圖不軌正宜嚴究朕與先帝素無嫌怨不得已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害其血胤滿朝文武誰非先帝舊臣誰不如卿肯說心至此法司宜即將兩案刊布以息羣疑○太監田成選到淑女程氏○吏部恭報剪除羣賊加馬士英太保王鐸少傅○史可法恭請詔見面言東宮處分議息羣囂有旨西警方急卿專心料理待奏凱後見可法歎曰奏凱二字談何容易面君不知何日矣○請兵至花家塞總兵王之綱邀巡按凌駉避駉不聽請兵隔睢州巡按御史凌駉被執不屈投印水中與其姪潤生自縊遺書豫王曰慎無渡江若渡江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即錢塘江頭伍相國也請賜厚斂之事聞贈兵部○乙卯馬士英告退有旨慰留○四月癸丑朔馬士英請更鑄各

衙門卯去南京字其舊卯忠行繳入先是近管紹寧衣寓先去
部卯士英庇之故有與請○左良玉反兵東下請除君
側之惡又移檄遠近欲討馬士英其略云馬士英昔遼
無知貪狼背義蹟異人為奇貨私蟜毒以種姦賊懷之
不聞恣鹿馬以任意不難居然皇宗遂敢刑戮太子殺胡
濙之名訪濙還既不使之遯於荒野雖錢昇之即執走千
又不容其斃於深宮蔣小羅織比燕冢而已深中奸幽因
視雀探西更慘乎沾威拷何如崔季舒拳毆王鐸喝招看
甚於友恭塞諫豈先帝不足復留種既沉其弟又殺其兄
將小朝自看一番入既剖其臣并剪其主嗟乎安金藏之
不作雨定侯之已亡附會成群誰敢曰吾君之子依違欲
了成濟的係他人臨江之溫亂豈是可忍也子輿之遇上册鞶
尚何言況良玉受恩故主爵不通侯寧無食毳之思詎
忘結草之報願同義士共討天仇羆虎豹之驅風雲氣
憤失屑鳥盡之必逐日月光昭郡邪豈盈歷有燃臍之禍漸

臺高弘圖難逃切舌之災檄下遠近相傳惟京中禁口○王

永吉報清兵已過河自歸德以達象山七八百里無一兵

敢守揚州邳徐勢同鼎沸○黔兵殺掠徽境徽人汪爵逕

叩闕之綏寧伯蒲纓殺人詔擒爵尉抵罪御史黃耳鼎請赦不允

○百姓王詔奏鎮兵避清南遷上已奪民房民物○御史哀請

追三案諸臣得罪孝寧太后先世妃者○清兵分路至亳州

碭山○湖廣何騰蛟疏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焉

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

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二疏何以

不發抄傳明告愈宣則陛下愈惑此自關天下萬世是非不

昔主之朔自供甚明百官士民萬目昭然一日即將口詞宣

疏刊行何騰蛟不必滋擾○江督袁繼咸疏言太子居然[illegible]亂

叢亦非外間兒童能[illegible]襲既走紹興癸朝遠有關係迷

久召奉詐冒從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辭[illegible]一人兒向隅

之悲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有旨王之明不刑自認高夢

箕豫虎合口輸情款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
淺袁繼咸身爲大臣不得過聽訛言別生憶揣○左兵東
下沿途適張吾示稱奉太子密旨率師赴救士英等
大懼京師戒嚴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汛又遣劉孔昭阮大
鋮及方國安兵禦之○清兵攻破徐揚又破泗州塘報洶
洶上召劉士英請亟禦良玉大理姚思孝尚寶李之椿合
詞請備淮揚給事吳希賢等亦請備清兵上諭士英曰還
議備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曰此皆良玉
死黨爲游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良佐渡江矣寧可君臣
死於清不可死於良玉之手疾呼有異議者斬上默然而
罷於是北守愈踈矣○史可法三報緊急上諭上游急則
赴上游北兵急則禦北自是良策○馬士英自出五千金
委黃金鍾招募健率郎補府同知○馬士英薦白衣李甒
知兵即補職方主事○梁雲構請召劉澤清黃得功將兵
入衛○錢謙益奏選到淑女者於十五日進元輝殿首院

選七十人中選元姓一人田成浙選五人中選王姓一人
周奎辭自獻女一人俱進皇城內○左良玉擧兵不發日
即病死于夢庚東下至采石爲黃得功方國安所敗聞淸
兵緊急遂引兵還○黃得功兵至江上著於荻港三山暫
駐有警進剿○劉洪起奏淸兵乘勢南下如同破竹無入
敵遏恐爲南京之憂○馬士英言陸洋之船每隻或二百
金三百金設太監給批放行於崇明等處起稅如臨淸關
例○馬士英奏上江大捷賞劉孔昭等大典黃得功阮大
鋮黃斌卿黃蜚鄭彩方國安等銀幣各差○今乙榜廩生
輸銀準貢○甲戌念二日淸師渡淮如入無人之境念四
日丙子抵至揚州圍攻新城可法督衆禦敵甚急可法血書
寸紙馳詣兵部代題請救不報○丁丑請兵破城入屠殺
甚慘可法立城上見之拔劍自刎○自左兵擧兵請兵信
急洶洶上日遣士英强之稱帝曰謀所以自全士英請留
黔兵入衛兼走貴陽○淸兵破揚州沿江窺渡總兵官鄭

鴻逵帥水師禦之京口請兵編筏張燈向鎮江而別由老
鸛河渡○龍潭驛探馬報云敵編木為筏乘風而下又一
報云江中一礮京口城去四垛是後楊文驄令篙工江中
看數筏日架礮減下火從後發震倒頹城半垛早發三礮
江筏粉碎矣士英疏前藥綑打而重賞楊使自誇報警寂
然庚辰召對上下寂無一言良久上曰外人皆言朕欲出
去王鐸曰此語從何來上指一小閹鐸正色語閹曰外間
話不可傳因請講期上曰且過端午○五月壬午朔時楊
州信絶左兵停留之下日報捷音百官進賀以愚都人耳
目所大鋮日與楊維垣謀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大獄將
興以上游告急始緩有夜半書聯于東華長安門柱云福
人沉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謅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
變○丙戌百官進賀上不視朝以串戲無暇也○陞楊文
驄右僉都巡撫蘇松常鎮楊五府○鄭鴻逵封靖虜伯進
襲將士各進六級○庚寅晨清兵開閘放舟徹江而南二

有監生趙姓者率市民千餘人

鄭見之為帆東道一路燒刼甚慘江南民弁二時皆潰散
兵奔走南京知敵已渡江郡人大震○丁亥傳令城門下
閉辰開申閉○百官集清議堂議事大臣俱竊竊偶語衆
不與聞大約言納款于清也是日晝晦大風人心洶洶○
辛卯晨傳旨二三淑女在經廠者放還母家○午後召優人
入大內演戲上與太監韓贊周屈尚忠田成等褉坐酣飲
二鼓後上奉太后一妃率內宮多人跨馬從聚寶門出狩
百官無一人知者○壬辰馬士英詭稱奉太后召守陵然
兵百衞奔潰黎明見宮門不守宮女亂奔百姓始知君相
俱遁士女驚惶無措亂擁入宮搶掠御物遺落滿街文武一
時逃遁隱竄各不相顧戎政趙之龍出示安民曰與士已
發大清○午刻百姓千餘入擒大臣王之中城獄群毆之從
認太子太子堅止之命係之于獄百姓曰擁太子去馬入
宮宮卒無簾冠服俱取諸戲箱中遂于武英殿登座群呼
萬歲各部置守官俱行四拜禮大僚亦間有至者○黔兵

在亂寄籍盡殺之以免受其害也○崇禎太子尊崇
略曰先皇帝罹奇禍凡有血氣莫不悲痛心碎予小子奔
走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奸臣殺控障梏幽獄今福王
聞兵遠遁其如高皇帝之陵寢何亞予小子父老人民聞
抱出獄擁又自皇宮身登重寬甚忍稱尊謹此布告在京
勲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情勿惜會是望予當恭聽共
扶皇嗣勿以前日不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教也○甲申
太子釋王鐸于獄仍以爲太學士又召高夢箕于獄亦以
爲太學士夢箕出獄即逃○文武諸臣集中府會議擬召
太子皆有難色大都恐清兵入城無以善後遂哄然而散
並不要立新主之事○馬士英居第百姓焚劫一空○乙
未請兵薄城下忻城伯趙之龍率禮部總憲繼城出迎請
豫王駐師天壇中衆拜禮畢即問太子何在之龍以王之
明對豫王曰逃難之人自然改易姓名近有說姓朱你們早稽
之矣朱國弼曰太子原不認是馬士英出易豫王大笑曰

奸臣奸臣遂發示曉諭南京營民曰福王僭稱尊號況俑
酒色信任僉壬民生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武臣
要君怙恩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仇恨時以爲實錄晚
聞趙之龍捧太子出城至營豫王離席迎之坐於己右○
丁酉早豫王受百官朝賀百官遞職名到營參謁如蟻
鐸請營投到以其弟王鐸在營甚禮之○劉澤清自淮口
掠舟東洋入海○己亥豫王眞與飲營中正酣悅忽報各鎮
兵至王謂眾爲意甚兵三面遣將迎之有頃即擒劉良佐
至良佐叩頭請擒弘光贖罪豫王允而遣之○上倉卒至
太平府欲避入城百姓閉城不納行江次乃奔蕪湖蕪萊水
師總兵黃斌卿先遁去已就黃得功營得功方出兵與左
兵戰聞之即歸營向上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借勢
作事奈何聽奸人之言輕出進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
非臣等負陛下也居兩日將謀辛淅劉良佐追至旦奏豫
王也命召得功得功大怒不甲而出單騎抽此營偏卑馬

之曰我黃將軍死不受屈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嘆
曰我無能為矣歸營拔劍自刎良佐即入其營挾上回南
京○丙午上見豫王豫王薄之不為禮置酒靈壁侯第坐
上於太子下潞王下問上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何擅立既立
不遣一兵討賊于義何居先帝遺體逃難遠來既不讓位
又磨滅之何為上不能答豫王又曰我兵尚在揚州汝何
不便走自去之耶抑人教之耶上汗出浹背不能答終席
俛首豫王北歸將上與太子俱去後俱凶問有遺宗監國
謚曰赧皇帝○劉孔昭掠舟適入海○馬士英率黔兵擁
奉太后南遷所過村鎮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州守閉城不
納士英攻破殺州守游撫張秉貞遂偕法駕迎入杭州太
后會公爵士英屯兵城南潞王寓杭州恭謁太后如常
禮士英說立潞王潞王峻辭不可聞豫王調兵八萬下蘇
杭士英復渡江南適遂有隆武帝魯監國之事○是變也
吏部尚書張捷微行至雞鳴寺以　王自縊死○刑部尚

書高卓署中自經死○禮部主事黃端作不屈被殺○尸部郎中劉成治亦自經○國子監生吳可箕自縊於雞鳴山關帝廟中○中書舍人龔廷祥投秦淮河水死○中書舍人陳爊及子舉人陳伯俞俱自死○戶部主事吳嘉徵亦自死○欽天監挈壺陳子階自縊○副都揚維垣置二棺傳云并二妾俱死或云殺出道去後爲仇家擊死○[illegible]知名投秦淮河死者馮小璫與百川橋下乞兒也乞兒題詩橋上有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蘇州則原任少詹徐汧沉虎丘後溪死○諸生顧所受儒服哭文廟投泮池死○玄朝觀前賣麵人夫婦對經死○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投泮廟池中死○一鄉民賣柴入城聞安撫使至棄薪躍入文拱輯南龍溪河死○五牧有醫[illegible]薛叟以雜髮自經死○常熟諸生徐懌以雜髮自經死○諸生[illegible]志寧不食死○武進諸生董元哲痛哭死○至於各處處並見疊則

貴池諸生吳應箕宣城諸生麻三衡徽州鄉官金聲言官
陳有功余元㠯萬會兵田禎而蘇州原任遂寧之塤及
韋武韜俱戰死○嘉定原任通政使侯峒曾城破與子諸
生侯玄演侯玄潔被殺○進士黃淳耀與兄黃淵耀及舉人張
錫眉龔用圓俱死○崇熟諸生徐守質戰死崑山貢生朱集
璜城破被殺吾懶死○殷轉王公錫年七十戰死○諸生
陶琰城破自刎死○原任狼山總兵王佑才爲亂兵殺死一
家老幼屠戮殆盡○松江原任中書李待問博羅知縣章
簡城破被殺○吏部主事夏允彝投水死○總兵吳志葵
黃蜚駐兵句府內兵被擒解至南京殺死○華亭教諭眭明
永被執不順死○常州諸生吳福生徐安遠入太湖從世貴
兵兵敗福生投水死安遠被殺○諸生張龍文率鄉兵薄
城殺死○江陰屢攻不下至三月乃被破居其城典史陳
明遇闔門投火閻應元不順見殺訓導馮某自縊明倫堂
上中書戚勳全家焚死○揚州城破原任兵部尚書張伯

鯨并標下游擊龔茂臣俱被執不屈死○在下嘉湖吏部
郎中錢穡戰歿霑還○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麒自縊其僕
祖敏徐錦從死○兵至杭州原任行人陸培縊死○錢塘
知縣顧咸達不順被殺○其縣知縣梁于涘亦死○其前
遣使臣左懋第在北聞江南陷七日不食攝政王召見蘇
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向而坐攝政王數以偽主福王
句引土寇不接國書擅殺總兵當逮抗禮五大罪懋第抗
詞惟請一死命薙髮堅不肯于閏六月十九日殺之題絕命
詩有云峽圻巢封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
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參謀兵部主事陳用極遊擊王一
斌張良佐王廷佐劉統等五人從死忽沙風四起捲市棚
於雲際屋尾皆飛一時罷市

明紀編年卷十終

唐王名聿鍵高祖第廿三子唐定王第八世也[illegible]注

明紀編年卷十一

隆武帝監國附

弘光元年五月清兵渡江南都失守鎮江總兵官鄭鴻逵鄭彩知勢不可為因撤師回閩會唐王從河南來王性孳直喜詩書善文翰灑灑千言初封南陽以父殊失愛於祖端王兩叔謀奪嫡未得請名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三柱始為請嗣後復以統兵勤王擅離南陽錮高墻會赦出避亂邊浙鴻逵因奉之俱南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共會議立王監國時擁入者艷翊戴功咸請正位諸大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閩尺寸建號未遲鄭芝龍亦固爭以為不可李長倩亦有急出閩綏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之疏惟鄭鴻逵請正位曰不正位無以壓衆心服社稷起遂定議於閏六月十五日奉王即皇帝位於福州是日郊天大風震起拔木楊沙及駕回宮尚寶司卿坐馬忽驚

蹕起王臺隆地損其一角人咸異之○改福州為天興府以布政司為大內大赦改元隆武○命頒詔於兩浙兩粵○晉鄭芝龍鄭鴻逵為侯鄭芝豹鄭彩為伯設六部九卿以張肯堂為吏部尚書李長倩為戶部尚書曹學佺為禮部尚書吳春枝為兵部尚書周應期為刑部尚書鄭瑄為工部尚書馬思理為通政使鄭廣英為錦衣衛都督以天建延興四府為上游汀邵漳泉為下游各設撫按縣陞府陞道道轉內卿一命以上咸與寵錫○起將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揖朱繼祚黃鳴俊皆為大學士又起曾櫻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桂皆入閣辦事員達不能至者如王應熊楊鶚等僅列其名閣臣至三十餘員但不令票旨凡有批答皆上親為之○德璟陛見首以清屯練寬上諭上然之而不能行○改庶吉士為庶萃士命蘇觀生主之以招選賢才○時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俱鄭芝龍為政芝龍泉州人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

或出門下自請撫從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
船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府第安平鎮去
泉州城南三十里後築城於安平海稍直通卧內其守城
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
檄付芝龍取之如寄故入閩以鄭氏爲長城至是開府於
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集廷臣議戰守兵定二
十萬自仙霞關外守者一百七十處每處多寡不等約
計十萬餘每一萬令冬精練明春出關一枝出浙東一枝出
江西合計入關兩浙兩粵之餉尚虞不足○時粵西有靖
江王者八月亦稱監國隆武詔至不受舉兵欲專廣西巡
撫瞿式耜知之移書兩廣總制丁魁楚爲備又檄思恩參
將陳邦傳防梧靖江遣桂平道并濟從式耜入式耜不允
未幾靖江提兵至梧命式耜爲朝服朝式耜不從且以兵
脅之卒不可奪靖江兵尋爲丁兵戰敗返挂式耜目密授
討於粵西撫鎮楊國威旗鼓焦璉遂擒靖江及國威械送

福州奉旨斬於市○以禱請功封魁楚爲瞿式耜兵部
侍郎銜兼副都御史○清兵既渡江平定南都因分兵入
浙時潞藩避抗不恳殘民因舉城降○清帥貝勒散布官
吏至浙東招撫且令薙髮山陰原任蘇松巡撫祁彪佳赴
池水死○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絶命詞云留
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
從容何難亦何易又示贊云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
水與疊山只爭一死先後若一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
斃矣庶幾全所受門人會稽諸生王毓蓍聞變即遺書宗
周曰願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吊亦投柳橋河死○
儒士潘集奔東渡橋袖石自沉死○儒士周卜年赴東海
死○原任大學士高弘圖流寓紹興逃至野寺不食死○
時馬士英潛率所部奉弘光母后突至紹興紹興士夫未知
弘光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曰上踈太后請斬馬士
英曰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心惑於奸相馬士英爰

立之功遂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去矣公然太阿肆無
忌憚窺上之微而曲中之上嗜飲則進醽醁上耽色則獻
妖謠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而以疆場挹予
盡推史可法以心忌其成功絶不照應每一出鬻貴官鬻
爵攫盡金珠元子狐狗之輩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
薦晉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刼巡撫總督現免即
題其鑽頭修脚脉鉛行者又不足數矣所以然者士夫獨
掌朝綱知有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三
柱也今專恣矣政事閤臣可以去之乎兵部尚書可以逃
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
當護乎一朱撫蒙蔽口諾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
心也是今猶可號泣召之祭太后亦宜速趣上照臨出政
斷爾絶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為誤國
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人心士
氣猶可復振而戰鼓可勵苞桑可圖也○思任又上書士

英曰閤下文采風流職素欽慕然氣驕腹滿只知貪黷之誅
酒色逢君門墻同黨叛兵至則束手無策不强敵來而先期以
走致令乘輿播越社稷丘墟閤下讓國至此即豕長三尺亦
何以自解無職上討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
憤郎義之士尚爾相亮無他若但求全首領當自解樞
權授之才能大臣以召英雄猶可倚望中興和或逍遥湖
上潦倒烟霞仍涉貨殖道之哉幾千古笑齒已程令絕耳
不然如伯嚭渡江吾爲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汚之
區也職當先赴晉壽乞素車白馬以拜閤下士英愧憤不
敢答○清招撫使至鎮措流上表往山西命慕鄭之尹子
鄭遵謙忿殺之聞魯王避難在台州遂與國維方逢年柯
夏卿宋之普陳函輝熊汝霖孫嘉績等共謀迎立適朱大
典亦遣孫珏上表勸進遂定議擁立魯王監國於紹興逢
年國維之普大與伯爲六學士封方國安荊國公張鵬翼
永豐伯鄭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分國安守嚴州鵬

翼守衢州國維督師江上賜上方劍行事○時馬士英逃至
巡浙東聞魯王監國欲入覲張國維知之首參其誤國十
大罪士英懼遂不敢入○補御史陳潛夫原官加太僕寺
少卿命監各藩鎮兵馬○七月復富陽○八月復於潛○時
兵馬雲集人治一軍不相統一部曲驕悍國維疏請王
言克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堅擣虛人
無應援之暇此爲勝算然必連諸師之心化爲一心然後
彼人人之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十月清兵至方國安
營陳當之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接應追戰於草橋門會
天大風雨火炮弓矢不得發遂收兵○清兵營木城于沿
江○閩中隆武頒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不悅
下令欲返台州士民惶惶國維聞之星馳至紹上疏隆武
言國　先帝凡爲高皇帝子孫臣庶俱當同心併力成功
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修藩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姪
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離散之日鳩集爲

勞一旦南狩正朔猶長不及待然有憂昏已過寒梅莫可追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今茂暄出議始定然諸閣成大火矣○閩餉不足鄭芝龍遣給事中梁應奇入廣督餉應奇往督同參遵憲者蔡十人俱奉旨提問然遲疑未有提至者潮州知府楊球欲入朝聞旨遂止粵界不敢入○芝龍又令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戶助又借徵次年錢糧又察括府縣庫積存銀釐毫皆餉平足又大將萬官爵府司價銀三百兩後減至百兩武劄僅數十兩或數兩娼優厮隸盡列衣冠但無俸無衙門空銜而已然借此倩軒蓋僱僕役拜謁官府輕撻鄰里甚至府縣爭訟兩造皆稱職官立語不服互毆於庭而莫可制受害者近頸請兵謠曰請行如蟹易遷其來者者已知其必敗也○鄭芝龍所招閩閩兵不過數百疲瘦達臣清出閩者章滿公車○隆武每欲躬履行間而芝龍但以缺餉爲辭會二月曾氏至迎入宮乃暫止○大造宮殿

初隆武孤身南來鴻逵以所掠美人十二獻用隨居官御至是立曾氏爲后遂大興土作擴搆宮殿卮匜之屬皆用黃金閩織造處造龍袍后下體服皆織龍鳳焉后性徹敏頗知書賢能隆武每召奏對輒於屏後聽之共決進止隆武頗嚴憚之○隆武尚未有嗣芝龍乃令子鄭森入侍隆武賜國姓改名成功隆武每意有所向成功輒先得以告芝龍由是益恨之無敢與異用者○何楷入朝值芝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遇盜截其耳詔追賊不得○兵科給事劉中藻上疏以忤鄭氏去○吾察告鄭芝龍覩權者隆武輒責芝龍芝龍愁佯發謝事隆武心知芝龍不可恃無以制之因復固留曰此非朕意乃某人之言也芝龍潛中傷之於是左右無一同心矣○丙戌邵武知府吳炆煒推官朱健攜家眷他駐坐詔誅建陽知縣施爣爲奸胥摘發坐貪酷俱斬於市○龍溪知縣謝泰宗以貪參罰八千金○杭嚴道龔可楷航海至閩不用而南來無賴之徒爭上疏談兵片言合旨

齊賚錢賜官爵久之部曹錢及千人○廷臣屢請翁芝龍出
閩芝之龍亦知不出閩無以壓衆心曰分兵為三聲言萬人
實不滿千以鄭鴻逵為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為副元帥出
江西隆武倣淮陰故事築壇郊拜而送之○二將既出閩
疏稱俟餉不行逗遛月餘隆武下詔切責曰偷畏縮不前
自有國法在二將不得已諭開行三四百里仍諭言餉絕
留住如故○大學士黃道周憤師不前曰請以師相募兵
江西曰江西吾父子房顧招之效死軍前隆武命芝龍助之
資芝龍不與一錢隆武惟給空劄百函而已道周以劄號
召門下得百人居士吕安與楊廷麟萬元吉為呼應出兵徽
州為清兵所擒械送江寧道周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
清內院洪承疇憐而欲生之道周不屈竟斬於市○閣臣
蔣德璟見鄭師逗遛因自請行閩確察情形相機督戰隆
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為德璟曰歎
息告病去○戶部尚書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憤而死○吏

部郎中趙玉成與尚書張肯堂同籍江南疏言臣等生長
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海道直抵君山襲取金陵以迎陛
下隆武大喜亟催芝龍造艘芝龍笑諸會上疏言水師請
臣宜留芝豪者以防逃歸者事遂不果○隆武決意親征
二月駐建寧楚之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疏迎隆武隆武意
欲從江右猶豫未定而芝龍固請回省省中人數萬呼擁
請還不還則絕天下望因駐蹕劍津任兵部尚書吳春
枝留守晉大學士辭不受○六月吳炳自江右單騎入閩
命以布政提調蘇圜以編脩劉以修爲主考取中擧人盡
覺寺百餘名猶擁擁太平(尙參)也○皇太子誕生群臣表賀
有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語隆武嘆異大赦覃恩鄭氏斷券俱得
三代誥○詳魯王使都督陳謙謙奉使至閩越趄不敢入
芝龍與之有舊以書招之乃入陛見啓函稱皇叔父不稱
陛下隆武大怒下之獄芝龍疏救不聽謙武進入乙酉春
齎印光詔封芝龍爲南安伯以誥券乃誤書安南謂芝

龍曰臺南剿兼內應甯安僅一邑耳請留券而易詔芝龍大喜厚賂別而及半途而南京變芝龍德之故至日乏力救監察御史錢邦芑奏陳譏爲魚日必腹且與鄭至交不急除恐有內患隆武信之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人必經直門草期捕之更使至夜半內傳片紙別移譏斬之芝龍聞知伏尸而哭極其哀以千金瘞譏爲文以祭有哉雖不義伯仁伯仁由義而死之句○鄭芝龍微聞錢塘信息因疏稱海寇神至今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遏征不可得表即請隆武手執留之曰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使奉勅至河而芝龍飛帆已過延平矣○芝龍既去守關將施福聲言缺餉盡撤兵還安平○浙東將士與清兵跨江相拒自丙戌春屢戰不勝各營皆西望必碎王之仁上疏魯王曰事起日入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爲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沉舟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

不能戰也○三月清兵驅舟開堰入江張國維命之仁統水師江心鏖戰是日南東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國維督諸軍渡江清兵爲之少却會隆武使陸清源賷詔至江犒師時馬士英依栖方國安因唆國安斬之且出檄數隆武罪國維聞之歎曰禍在此矣○魯王旣斬閩使恐閩發兵又見杭州固守堅不可破遂定議抽兵屬國維西征以余煌兼兵部尚書督師江上而事不可爲矣○清貝勒王偵知遂屯兵北岸用大炮轟南營適碎方兵廚灶國安懼歎曰此天奪吾食也欲念隆武曾以手敕相招入閩必大用之清兵營重莫可支於五月二十七夜拔營走往紹興率馬兵阮兵以欲劫魯王而南○翌日江上諸師聞國安走鄭遵謙殺貲入海餘俱潰散惟王之仁一軍尚在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方荆國也請身卷十萬屯北岸慨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自有船可入海公在無船 自爲計國維不得已乃振旅走扈魯王○

六月朔清兵渡江禮部尚書余煌大張咊書盡啓九門放
兵民出走遂正衣冠赴水死○國安士英南行謀以魯王
投降爲入關計乃遣人守魯王守者忽病魯王得脫登海
船聞國維行至黃石巖曰傅命國維過防四邑渡過東陽
圖治兵再擧請既入關遂遁入舟山○有兵破義烏衆勸
國維入山國維曰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二十
六日請兵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三臣力竭
矣作絶命詩曰艱難百戰戴吾君拒敵辞唐氣勵雲時去
仍爲宗氏鬼精靈常傍孝陵墳從容赴園池死○興國公
王之仁勢莫妻妾并兩丁婦幼女諸孫盡沉於鼓門下捧
所封勅印北向再拜投之水獨至松江峩冠登陸百姓駭
譟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身係前朝太師
不肯身泛波濤願來投見死於賊衆命雜髮不從八月二十
四日斬於市○兵部侍郎陳函輝哭入雲峯寺中作絶命
詞八首一日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

處蕭然一無所累二曰子房始終爲韓木生叔死爲魚所赤
詒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三曰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
不能親落日樵夫河上應憐故國孤臣四曰睦年五十有
七回頭萬事已畢從憩赤手擎天維見白虹貫日五曰去
夏六月念七壬寅度一年世法但覺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
甲六曰斬盡人間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參 佛蘇
老逕俘高皇七曰手著遺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學焚
言高出所南心史難刪八曰慧業降生文人出法不留隻
字惟將子孝臣忠昭界人間同志又自祭文一壑骨紀一
從容笑語高戶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僕
少卿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婦妹聯臂共沉河死
○兵部主事葉汝蕃與妻王同溺死兵部主事高岱絶食
死子諸生高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日不離髮死○原
任山陰知縣鄭之尹沉水死○諸暨諸生方烱山陰諸生
朱瑋俱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雲門自縊死醫生倪舜平

襟危坐磁缸內命人掩覈朗聲誦經死○淸兵至金華天
學士朱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用紅衣砲破之大典合門
縱火焚死○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春應科等爲
淸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晉平王督學御史王景亮皆
被殺○馬士英阮大鋮猶擁殘兵數千請入閩隆武以某
罪大不許士英計窮適至一台州山寺爲僧爲淸將搜獲阮
大鋮迎降貝勒具令隨內院請事方達年方國安及刑部
尚書蘇壯俱剃髮議○隆武自芝龍去後乃議幸贛故
閩門無一守兵寂如也○淸兵至從容過嶺然淸兵入閩
或出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出谷關道出不意不虞定
走仙霞關○閩濱兵先奔者於路焚掠爲食至建寧科臣
黃大鵬按臣鄭爲虹閉門發倉米庫銀以犒賞俱驩吹而
去一郡獨全○淸兵將至浦百姓議請出降鄭爲虹不可
再請着虹執手臂請兵至擁見貝勒衆迫跪爲虹不屈貝
勒嘉其節不忍殺且勸剃髮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

孝俱訴我生何用寧求速死懸一不可斷也明日復令見責輸
餉者紅日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其死爲紅曰
民窮財盡烏乎可也噴血六萬貝勒下令斬之爲紅大喊奮躍
奪刀自刺胸胃不死遂見殺百姓爲之立祠黃大鵬亦同日殉
難○隆武聞清兵信急遣天計章贛於八月二十一日啓行
猶載書十車以從二十四日抵順昌傳請兵已及劍津且踵
至遂倉黃騎而奔從行者雖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
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清兵至順昌獲龍扛搜之得馬
士英所夫鍼方國安父子及方逢年連名請駕出關爲內應
疏在已降後是鍼方遂山聞信知不免自投崖死仍飭戮
尸士英等四人亦斬延平城下家眷百餘口悉給賜兵丁○
清兵過延平而東時隆武將入贛已停一日聽龍鳳衣清
兵追至遂及執幷擒曾氏及保駕官朱繼祚黃鳴俊械至
福州貝勒斬隆武及曾后於市朱繼祚勒令致仕旋爲亂兵
所殺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免○禮部尚書曹學佺通

致使馬思理與自經○請別遣李成棟韓固山畧定興泉
汀邵漳州等處○九月請兵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光晉迎
降○中大學士蔣德璟絶食死○既而汀漳皆降惟芝龍尚
保安平軍容烜赫戰艦齊備砲聲不絶響振天地貝勒知
泉州鄉紳郭必昌與芝龍最厚曰遣必昌招之芝龍曰我
非不欲忠於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清固山兵逼安平芝
龍怒曰既招我何相逼也勒貝聞之乃切責固山令離安
平二十里駐軍而遣內院二人持書至安平書畧曰吾所
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
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揆明而乘時建功此豪傑事也若
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越未平今鑄閩粵總督
印以相待吾欲見將軍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
大悅遂進表降其子成功勸入海曰魚不可脫於淵芝龍
不聽至福州朝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爲誓命酒痛飲飲
三日夜半忽拔營起遂挾之而北矣北

明紀編年卷十一終

明紀編年附錄

永曆皇帝

福州既失丙戌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而閣學兼兵部尚書呂大器自閩至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式耜首言監國永明王賢且爲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榔桂王之子初封衡陽以寇亂徙寓梧會桂王已薨永明猶在衰絰中也於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爲行宮推置僚署有差魁楚大器俱爲大學士式耜以吏部右侍郎兼閣學掌銓事魁楚兼武政大器兼中樞永茂請終制而福建舊相蘇觀生何吾騶俱適廻廣東與布政使顧元鏡於十一月擁立隆武弟唐王聿𨮁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署爲行宮會贛州敗書至司禮太監王坤趣永曆發梧避之式耜謂今日之立爲祖宗雪仇耻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專人復不靖苟自懦外棄門户內嬰藩墻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發梧尋還肇慶

哉大學士陳子壯書達式耜請力譏蘇而趣兵東永曆遣
兵科給事彭耀往諭之耀粤東人舊爲秦令有能聲曾曉
倫序監國先後國家仇讎利害觀生等殺耀於市日集兵
向肇慶古司馬林佳鼎督兵請東郊要將詐降陷佳鼎没
於水東人益據式耜疏言草昧之初惟恭己聖德修紀綱愼
政教挽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爲首務王坤者
固北閹自南都失而入閩隆武屯出茲用司禮秉筆宿户
部郎中周鼎瀚以批改給事中瞿式耜力言不可不聽
粤巡使王化澄陞粤督尋代往鼎晉少司馬掌中樞大器
先以病去矣內批陞化澄爲大司馬式耜疏言化澄誠賢
有廷論斜封墨勅何可爲例請補部疏尚得體蓋汲汲爲
閹預處處晉永茂大學士茂守制命請專知經筵不入直
茂疏薦十五人爲十五省鄉望遲上王坤啓視殊不悅未
幾十四人皆硃之止兩道御史劉湘客一斥永茂怫然曰
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十五省人進非私也亦湘客者

弃茂也即日解舟去式耜疏言大臣論薦新朝威福事司禮
執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王坤復疏薦海內
碩卿彂十人式耜又言司禮抑人不可薦人更不可吏部
都給事劉鼒等疏論坤內臣不得薦人永曆怒叱逐鼒等
式耜力持之得復用御史童琳參都御史周光夏越資亭
題差用私亂營規非法命廷杖琳式耜力救得免陞翰林
院檢討方以智為中允改御史劉湘客爲編修充經筵講
官坤亦恍湘客且疑劉鼒疏出以智手以智放舟去晉十
二月廿五日清兵李成棟兵薄廣州命前鋒數千人以
紅布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奪門而入副將杜永和禱
紹武并周王益王遼王等盡斬之蘇觀生伏誅顧元鏡何
吾騶皆投誠百姓雜髮歸順時有石馬徐鄭四姓聯綜海
上花山楊光林亦擁衆數萬水陸交訌民不聊生成棟相
機勦撫於二十三日發兵往南韶而親下肇慶二十五日
聞報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峽口王坤復請永曆西遊之

式耜爭之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丁亥正月朔至梧州時
丁魁楚惑於奸弁蘇聘從梧西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隨
行者止式耜一人是月十六日成棟克肇慶隨發副將
楊文甫張月領兵克取高肇慶三部即於二十九日一鼓
而入梧州廣西巡撫曹燁出降梧屬俱遍令納印及南雄
韶州二府報捷別遣副將閻可義等前赴瓊州二月永曆
抵桂林式耜肅殿陛勅守禦禁誕告楚蜀各鎮粵西居山川
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道里之可達桂林者王錫袞文安之
爲耜周墻魯貴郭都賢劉遠生爲六卿時給事中丁時魁泛
論新政娘娘石劃召掌禮科給事中金堡素有清直聲終
制勍召還何騰蛟晉閣學督師而丁魁楚在岑溪走兵予
餘請入韶之不脹乃水陸設伏大戰藤江丁兵敗魁楚中
箭死之陽江平樂相繼投降高雷廉三府俱報捷四月清
兵渡海克瓊州方警報之疊至也王坤又趣永曆往楚式
耜上疏言勝敗存亡山川要害甚激切略曰駕不幸楚楚

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内三四播遷民心
兵心孤疑局從如飛民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
在去粵而粵危哉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
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之不可遽往粵亦不可輕棄今日勿遽
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内幅員止
此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就粵西恢中原則
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壽知其拱手送矣孽寇滋
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乃命式耜留守桂林各路燕兼節
制式耜仍疏請暫駐全州以扼楚粵之中當平樂之衝守
也請兵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衛入文昌門城中大亂悉皆
焦璉自全甫歸從者數百人控弦操刃與清兵接戰稍卻
之清兵屯陽朔遍野俱薙髮式耜與璉危城孤守疏請令
徽安國公劉承胤兵承胤初從武岡入護猶持正守法遂
司禮王坤爲王弄權向吒周鼎瀚爲奉寺鼻息故推重式耜
發兵數千援桂未幾承胤請金吾郭承昊馬吉翔嚴雲從

封伯御史毛壽登上疏奏言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鎮例晋五等吉翔等惡疏出湘客詰鼎翰遂造蜚語為董卓崔泥之議激承胤怒偏承曆並命逮杖而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中萬六吉於午門外會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胤蓋橫脇勑永曆幸武岡式耜疏留入土陽曰閒郊社禮成即圖移蹕不知移駕將由桂林耶抑幸武岡辰沅耶今日原以號召兩粵為心則不徒西粵未恢不可移動即東粵未恢舊且當駐全也故承胤等嗾杖湘客等湘以王還桂林之議也承胤諸部至桂侯餉幕出式耜兵耜搜括卓藏而外捐囊篋萬金夫人邵亦捐簪珥數百兵卒不肯出與焦兵主客不和譁變擊鬭掠市而去為去月十四日永曆竟駐武岡○五月二十五日清兵偵兵變積兩城壞環攻桂城文士皆無人色璉賀創奮臂呼督師撫按副羽騰石分門嬰守周西洋銃整中馬騎尋出城戰奮勇擊殺自辰抵午不及餐式耜括署中米蒸飯分餉之士卒俱樂

用命明日復出戰請兵旋去式耜先令路將馬之驥伏於
隔江犄角援應因屢傳慎吾三月之內危於漬亂於兵式
耜一手指揮遂乃得底定遂久將桂得桂入心式耜國土
遇之故獨得遂死力以保桂林進式耜兼太子太師臨桂
世伯式耜辭不拜疏上不允復請告自劾言自二月十五
以迄五月二十九凡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極危險變故
當前惣辦一死字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近臣之病
不獨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
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疏再請返蹕全陽舉兵聽召督
遂疏朝下于郵傳臣實撫亦及得并復梧至八月具疏上
言粵中全定請蹕移桂林昭告興陵時巡道嚴起恒以侍衣
魁梧拜大學士督師何騰蛟駐衡州堵胤錫駐長沙詛清
三王平定長沙兩衡州相繼盡失騰蛟奔黃陵選楊國棟等
被執尸樂斷流八月二十四日武岡復敗永曆又播越入
粵西柳州式耜累疏極言不可然終不出漢黔地其形勢隔

忠義沿溪三百餘遝○土地僅存粵西一綫且山川形勝兵
馬糧餉俱有可恃○督師何騰蛟新輔嚴起恒及劉湘客
咸至桂南安侯郝永忠率兵駐至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楚之
式耜複踞桂言柳州猺獞雜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
壤隣黔粵要害地偪交彝不可遠幸時騰蛟與永忠焦璉
等俱分防從汛○上司覃裕春子鳴珂與道臣龍文明搆
兵永曆種欲象州式耜與騰蛟起恒湘客等籌畫調和至
客集才忠璉言於神劍其出師宜章號與鎮○標兵趙印
選○遂各分路駐全全州戰勝諸帥連營而進請王因次楚之
言○一月永曆自象州幸桂式耜與起恒並相司禮龐天壽
七月請備兵下梧父在粵舊司禮王坤被承胤逐者復入
自武岡至柳至象與黨皆金吾吉翔等惡式耜語永曆
攬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正人聞正言威德兼行以服遠
近時謂名吉○騰蛟再督師駐全兵盡不睦璉下予樂永忠
壁興安赤業永忠營被龍疾至關欲撤兵左右禁不近刻期

欲永曆遷式耜特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諸營夜驚無大
恐二百里外風塵而遽使主露處耶播遷無寧日國勢愈
弱兵氣愈難振民心日以皇皇復何依潮迴波逝蹤長年三老
能逆挽其戕哉荒左右禁近周幃不能止式耜又請曰無
已俟督師歸果急甲士正山立觀兵督戰咫尺威嚴勵激
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是為策桂城危抑益危若
今日可到桂州日亦可到南太后又復數百言淚下沾衣襟
起恒曰遲至嚴明五鼓甫夜半而永曆已行矣是歲閏二
月二十二日也時潰兵肆掠蹂躪公署職官無一得免式
耜被逼登舟黎明刑部侍郎遠給事中丁時魁萬六吉
及湘客俱至蓋湘客奉命安撫亂已及勸餉猶劉遠生時
魁以召將入屯遥式耜於樟木港式耜集遠生等入民屋
宣草檄分路四發整駐陽朔催連兵上援楚鎮周金湯熊
兆佐亦入桂又檄翰林簡討蔡之俊大理寺評事朱盛濃
嵬入桂宣式耜令撫按察司僉事邵之驊部璉兵客入心

式耜袁初一日復入桂署督師騰蛟自永寧至靖鎮胡一
青統兵至璉自平樂統兵至清兵棄桂城坐宦查逃桂
門三月二十二日騰蛟督兵三面禦之清兵渡甘棠去
師列營榕江永曆詔旌式耜賜銀幣又賜精忠貫日金圖
書一枚式耜念主憂衣南寧蠻鄉不可久駐月為永曆請
道五則日所憂在內者今更在外督勳鎮營主直取全州促
巡撫魯可藻下梧會東又有一友歸信令可藻繕兵以待會
可藻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無節制無學西西撫稱撫式耜
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帥一面牽制輒自命貽遠人笑
手代疏請銜爲不可周鼎瀚與閣部擅式耜亦疏正之當
武崗之亂言官彈鼎瀚以附承胤入直式耜引票擬獨不
奇王祈公曰進賢退不肖皆有體瀚係六臣應聽自請免
不請免而復擅假毋乃不可乎邦傳稱粵西世守牒四飛
式耜疏駁之今日功晉五等尚未裂衣土海宇剝削止粵西
一隅為駐蹕之地並滇黔萬之師日需食輒日世守豈老

成憂國所隱料式耜身在鎮外一臣王太紀綱極言力請疏
曰臣與陛下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於諸臣一切
大政自得與聞廟議可否衆指所関本亂而求末治焉能
終古耳永曆駐蹕南寧四月初一日世子生冊為太子赦天
下詔曰囍喜式耜念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應封何由聞
得失手書八箴於扇進之督師騰蛟復全陽是五月二十
七日事也督師報功疏不肯自為功旨曰為陛下誤信臣
用臣者式耜一人也六月粵東李成棟來歸先是成棟下
廣州繼取信兄五十餘顆於中獨取總督印藏之有愛妾
某松江妓也揣知其意曰朝夕慫恿成棟撫几曰慚此雲
間眷屬也妾曰我獨愛富貴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
遂自刎頸成棟抱尸大哭明日即奉冠將總督印具疏迎
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叛表疏於佛經部面中遣使賫
奏齎至兩粵俱稱全土式耜疏請往桂又請永曆勿遷粵
又言事權宜專號令宜一並軍功爵賞文武黜置決於成

棣若歸之朝廷則比擬閫外不能專制聽之朝廷從違虛拱
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車駕既東粤
中將帥謂朝廷樂新復之土或棣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既
遠則人心渙散請一見東諸侯俾其瞻至尊音容面奏懇
勞指屬衆後責其盡意於東刻期出戰咸決於外不中擾
也又遣令簡討蔡之俊入廷尋遷令給事中蒙正發迎守
蹕竟由梧入肇先發諸疏具不報式耜聞淚簌簌下再論
謂前日粤東未復宜住桂以觀楚今日兩廣反正則宜往
桂以圖出楚之事機所在毫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疏請
永曆經廣城式耜乃促遠生入閩永曆適成棟自嶺還師
修行宮且迓駕永曆命遠生請廣勞師遠生謂成棟回令
駕駐此爵賞征伐人起自私不可不嫌成棟然之遂上疏迓
宮止迓駕成棟具疏言式耜擁戴元臣當輔衛之宜容
久於外應亟召還綸扉永曆專命遣官三四召式耜曰爵
日在留守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在外不在內

迄今江廣悉定何公督師下至沙朝臣且輻至予不敢忍
危而即安具疏乞骸再上不允乙酉正月清兵破湘潭何
騰蛟被執初騰蛟檄各處兵馬齊集湘潭而命水馬進忠等
由益陽抄出長沙下邀截上下舟船焚掠湘陽斷絶米道
一隻馬兵率大隊後至長沙絡繹攻圍值請援兵合至戰勝
於湘潭騰蛟被擒斬之二月清兵破信豊李成棟發兵降
南昌敗書復再聞先是聲桓據南昌清兵晝夜攻擊破之
王得仁被斬聲桓赴水死於是先後贈騰蛟忠湘王成棟
寧夏王金聲桓　王永督設壇掛帛皆拔涙親祭傳命式
耜留守督歸兼江楚各省兵馬永州兵再退式耜疏請兵
料留事中吳其靁監各營軍再出當永曆駐肇慶疏奏請
詩以歲月稍暇財賦擾格用心盡力修內治以自固嚴身
備以自强且積弊之後且易致中興也一才一藝之士靡不
收羅幕府每歎人才凋零殆盡凡跡是而至者非懷忠抱
義之人當亂世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於正

則用之於黔安可驅為他人用救人咸以桂林為稷下丘
月雲南張獻忠養子孫可望遣龔彜之子龔鼎獻南金二
十兩馬匹匹移書求封親王名號給事中金堡固諍以為
祖制無有西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壤可望來書
宜平允封號即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傅恐甚先封秦王尋
對為荊郡王可望不受後封冀王制堵胤錫以楚敗逵肇
慶滇營自永全環桂與焦兵猜疑生隙忠貞營自蜀轉戰
由楚至梧休息甲士清遣使貽書招式耜式耜不從永明
再報失利與寧侯胡一青兵還搭江式耜復請糧械起出
兵屯於全民力竭誅劉無穆橋率萬於永曆聞泰廢倉
召廷臣議於慈寧宮斬吏餉一萬兩是時清兵圍困曾慶
于平帝尋出降殺之而諸安等處一時俱歸於清鄭芝鵬
攝石招城請兵至隨遣去劉中藻在福寧號黨自稱福建
盡失惟延漳汀三府累連江右而走寺所為曾處萬山中
請兵既迴遂立德化王朱慈爍據將軍寨先陷大田繼破

龍溪攻順昌將樂至十一月清兵攻破之一貴被獲兵部尚
書羅南生等降閩省正月禹雄報不守寶豐伯羅耀威棄
韶州永曆震恐戒舟西上戎政遠生奏省請行清遂紿寧
中金堡特奏請留爭之不得適式耜疏至曰粵東不多於
山雖良騎不能野合自成棟歸帽始有寧宇財賦繁盛二十
倍於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強外可備敵材官兵王南北
相雜制勝殺王可操券而求難得而易失之莫此云悬且詔
去肇慶百里強弩棄城堅壁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何
乃朝聞警而夕登舟疏再上而永曆移德慶抵梧州矣蓋
自成棟首疏支武各還事權言官正氣宜獎國籌不得不
然務失權者意故忌欲永曆移舟棄東如屣時詞諫諸臣
正綱紀慎名器多失人意而御史程源輩以攖官不得伺
權者指攻甚所必去熒惑永曆聽下給事中丁時魁金堡
蒙正發及侍郎劉湘客詔獄式耜聞報上疏申救謂守興
之初軍保元氣勿濫刑將疏爭之曰詔獄追贓所書辭朝

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頒示布四人罪
狀非永曆意勳出忌者之手式耜封還謂法者天下之至
公也豈可以螢語飲章横加考覈開天下之亂且四人得
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入望其何辭於
後世凡七疏遣孫昌文入見梧州陳說粵西民貧食盡單
曲折府昌文孑身由海上來造閣試授昌文翰林簡討清
兵再犯全州衛國一青兵撤守榕江爵勳師咸進公次者
侯與伯桂林牙門相望號令紛出十一月初五日辰報清
兵大舉入嚴關師遂一青永祚退以分餉入桂榕江空壁
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軍榕江兵示
敗而四潰發使趙印選印遂已出城城中大亂滿道驅掠
式耜令戢不得戢外鳥散之一青永祚從城外去式耜衣冠
危坐署中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過江東門入寓過式
耜署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
疆既失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敞當共之

鴻云今事諱曰我家太祖姓朱氏出自五代梁太祖朱溫之後宋欽宗時因金亂徙居

鳳陽討 太祖初從指揮使馬氏舉兵靖亂屢有大功後娶馬氏即後

又鴻云前朝勝野聞 太祖晉自叙朱氏世德碑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業勤農桑五代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三子百六公是爲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次子即曾祖考娶侯氏生四子長曰初一公配王氏是爲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戶先祖初一公因於役遂遷泗州盱眙縣及卒家日貧先伯考五一公在寶竹健避婚娶劉氏生子四人先考居娶陳氏泗州人長重四公次重六公重七公某其季也生逢健避遠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至是以來皆侵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名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缺嗣累女父母因某自幼多疾捨入皇覺寺甲申父母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托迹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振吾義旅與力衛衆因取滁和取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蒙故鄉宗族父兄累年罹亂人事叙長幼之礼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考今自仲八公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全在朱巷惟先祖泗州先考葬鍾離先朱氏之源流也云云